

劉發泉 編輯

但盡凡心(七)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目 錄

自序	一
雲在青天，水在瓶	三
天堂與地獄的區別	六
生死有序	九
生命不能有缺口	一二
超度與功德力	一五
破窗效應	一八
負面思考	二一
妄自尊大	二四

佛祖，爲什麼不幫我？	二八～三三
悟道的詩偈	三四～三六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三七～四四
量大福大	四五～四七
雞蛋破了	四八～五〇
無知的範圍	五一～五三
平等心	五四～五六
全力以赴	五七～五八
浮生若茶	五九～六三
慈心三昧	六四～六八
一個念頭	六九～七一
一句話	七二～七四

欲速則不達	七五～七七
心靈深處	七八～八一
三世業報	八二～八七
發掘潛能	八八～八九
照見五蘊皆空	九〇～九二
你累了嗎？	九三～九五
爲自己訂一個停損點	九六～九七
富與貴的由來	九八～一〇二
薰習	一〇三～一〇六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一〇七～一〇九
燈	一一〇～一一四
心急做不好事	一一五～一一八

坐姿的韋陀菩薩	一一九	一二五
朋友與敵人	一二六	一二九
寓意深遠的中國字	一三〇	一三二
握沙哲學	一三三	一三五
魔	一三六	一三八
逆向思考	一三九	一四一
高僧真儀	一四二	一四四
真正的高手	一四五	一四七
最值得回憶的事	一四八	一五一
多聽少說	一五二	一五六
恆順眾生	一五七	一六一
來去自如	一六二	一六五

逆向開展自己	一六六～一六八
「得不到」和「已失去」	一六九～一七六
好事不如無事	一七七～一七九
唯佛與佛才能究竟了知	一八〇～一八三
生就帶來，死也會帶去	一八四～一八六
萬法唯心造	一八七～一九〇
高明的父親	一九一～一九二
文殊捉劍迫佛	一九三～一九七
月亮在看你	一九八～二〇〇
抱銅柱	二〇一～二〇三
同行相嫉	二〇四～二〇六
一朝風月	二〇七～二〇八

拾得大士趣聞	二〇九
誰有資格住茅蓬閉關	二一五
心燈	二一七
貪圖享受	二二〇
曬蠟燭的香燈師	二二四
智慧與迷信	二二八
以平等心善待每一個眾生	二三一
佛陀的耕耘	二三四
人心	二三七
觀念決定苦樂	二四〇
人生，該是加法	二四三
業力	二四六

皮肉骨髓	二四九	二五一
法鼓震三千	二五二	二五四
一報還一報	二五五	二五九
多頭魚	二六〇	二六三
禮拜六方	二六四	二六七
不語禪	二六八	二七一
山中無衲子，朝中無宰相	二七二	二七六
附表：十法界簡介		

一 自序

記得小學要畢業時，我也跟其他同學一樣，拿著「留言簽名簿」給學校老師簽名留言，我依然清楚地記得，校長在我的留言簿上寫著：「方的站得穩，圓的滾得遠。」當時實在不知其意義，現在想起來，這句話不正是人生的「寫照」嗎？後來我自己再加上一句「能內方外圓，人生更圓滿。」

不知不覺自己也已到了「耳順」之年，誠如孔子的經驗談，聽多了，看多了，任何事就會順其自然而不去違逆造作，凡事秉持「以和為貴、事緩則圓」的原則，則面對問題時，往往會得到應有的解決方式。這讓我更加深信：一時的衝動，與不理性的行為，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佛教的修行，簡單說來，就是在六根對六塵所產生的六識中修，若初步修

成，即證得「不入色、聲、香、味、觸、法」的初果位。尤如高峰法師插秧偈云：「手執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爲道，退步原來是向前。」佛法非同異，千燈共一光，今日插秧，道就在自己手中，坐臥是道，插秧也是道。低頭就是回光返照，水清見天，心清就見性天，六根跟六塵打交道，便不清淨；能回光返照，見此性天，則「六根清淨」，處處是道。要使六根清淨，必須退步。退步即如《楞嚴經》所說：「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這就是「退步原來是向前」，若退得急，就進得快，不動則不成。根不緣塵，即眼不被色轉，耳不被聲轉等，必自己作得主才能不被境轉。如今插秧，能不起分別心，無心任運，就不生煩惱，修行入手處就在此矣！正如古德云：「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凡夫心盡除，當下就是佛，不用向外馳求，願與您共勉。

民國九十七年（戊子）七月二十八日寫於新店寓所

一 雲在青天，水在瓶 一

唐朝有一位朗州刺史名叫李翔，非常崇仰藥山惟嚴禪師的德行。有一天，李翔特地去拜訪藥山禪師。當他到達時，藥山禪師正在樹下閱讀經書，沒有看他一眼。雖然在一旁的侍者，也提醒過禪師，可是藥山禪師仍舊專注在經卷上，沒有回頭看李翔。李翔終於按捺不住，憤憤地說了一句話：

「與其見面，還不如聞名來得好。」

說完之後，本想拂袖而去，不料此時，藥山禪師卻冷冷地說道：

「李刺史！你怎麼相信你的耳朵，卻輕視了你的眼睛呢？」

李翔被禪師短短的一句話說中心裡事，於是轉身拱手致歉，並問道：

「法師！請問什麼是道？」

藥山禪師就以手指著天，又再指指地，然後問李翔說：

「你會意了嗎？」

「不會。」

「雲在青天，水在瓶。」

李翔聽了以後，若有所悟似地向藥山禪師頂禮，並且說了一首偈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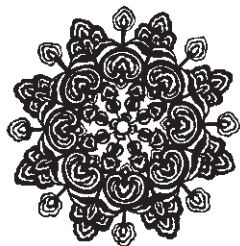
「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附註：人與人初次見面時，總喜歡說：「久聞大名。」其實，心中可能在想著：

「不過如此而已！」這就是所謂的「貴耳賤目」，或貼切一點說「見面不如聞名，聞名不如死後說好。」

李翔位居高官，以儒者自居，當然心高氣傲，怎能受得了藥山禪師的冷

落，這也正是禪與儒深度上不同之處。如果我們心中有禪，就能大能小，能高能低，一切都以平常心來相對待。當然不必去計較雲將變成水，或是水將變成雲；是雲就以雲的立場在天空逍遙著，是水就以水的立場在瓶中安逸自在，心中了無罣礙。



「天堂與地獄的區別」

有一位一生行善的大善人，臨終前，天使特地下凡對他說：

「大善人，由於你一生行善，成就很大的功德，因此我特別准許你在臨終前，達成一個你最想完成的願望。」

大善人說：

「神聖的天使，謝謝你這麼仁慈。我信奉神明一生，卻從來沒見過天堂與地獄，究竟是什麼樣子？您可不可以帶我到這兩個地方參觀？」

天使說：

「沒問題，因為你即將上天堂，因此我先帶你到地獄去吧！」

大善人跟隨天使來到了地獄，在他們面前出現一張很大的餐桌，桌上擺滿了

豐盛的佳餚。大善人很疑惑地問天使說：

「地獄的生活看起來還不錯嘛！沒有想像中的悲慘嘛！」

「不用急，你再繼續看下去。」

過了一會，用餐的時間到了，只見一群瘦骨如柴的餓鬼魚貫地入座。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雙幾尺長的筷子，雖然他們嘗試了用手中的筷子去夾菜吃，可是由於你爭我奪，再加上筷子實在太長了，菜餚還未到口邊，又被別人搶走了而掉落滿地；說也奇怪，落地的菜餚，會迅速地沒入地中不見了，最後每個人都吃不到東西，仍舊挨餓痛苦。

「實在是太悲慘了，閻羅王怎麼可以這樣對待這些人呢？給他們食物的誘惑，卻又不給他們吃。」

「你真覺得很悲慘嗎？我再帶你到天堂看看。」

到了天堂，同樣的情景，同樣的滿桌佳餚，每個人同樣用一雙幾尺長的筷子

夾菜；所不同的是：圍著餐桌吃飯的是一群洋溢歡笑，長得白白胖胖又可愛的人們。他們互相餵著對面的人吃菜，因此每個人都很和氣安樂，個個都吃得飽滿又愉快。

「人人餵我，我餵人人。」天堂與地獄的區別，就在於人與人相處的態度罷了！

附註：《華嚴經》上說：「心如工畫師，作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莫不從心造。」其實，「畫師」即是無明心；「一切世間」就是指十法界。天堂與地獄差別處，就在我們的心、意、識中顯示出來，所以「息滅貪瞋癡，勤修戒定慧」，才是我們修行的真功夫所在，千萬不要等到最後，人生即將過去，仍舊一事無成，空留一身感嘆罷了！上天堂？還是下地獄？上述故事中，已明白地告訴我們：地獄與天堂就在你我當下的那一念心罷了！

一 生死有序 一

仙崖禪師有一位在家弟子，建了一棟非常豪華的房子；喬遷之日，請仙崖禪師為他的新居題幾個字，表示慶賀與祝福。仙崖禪師也順應人情，就在大庭廣眾前，提筆寫道：

「父死、子死、孫死。」

那位徒弟看了，非常生氣說：

「師父！我們是誠心誠意請您題字，您寫這樣的字句，簡直是跟我們開玩笑！」

仙崖禪師聽了以後，說：

「我並沒有跟你們開玩笑，你們想：假如你的兒子比你先死，你會十分的悲

傷；假如你的孫子又比你兒子先死，你和你的兒子也會十分的哀傷。如果你們一代一代都照我寫的這個順序而死，那叫做享盡天年，這才是最美好的事了！」

這位徒弟聽了，覺得很有道理，即向仙崖禪師懺悔，並接受禪師的祝福。

附註：任何人都免不了一死，當生則生，當死則死，這是多美好的事。可是，我們在祝福別人時，都會說：「祝你活到一百二十歲！」其實仔細想一下，假如一個人真的活到一百二十歲，也許是很痛苦的事，因為他那一百歲的兒子可能死了，甚至八十歲的孫子、六十歲的曾孫，也都活不久了。因此，自己活到一百二十歲，卻眼睜睜地看到兒孫一個接一個先他而死，難道會好受嗎？有人說：「生為徭役，死為休息。」「死」就像一個遊子回到家一樣。人人能享盡天年，然後按序死去，不正是很大的福氣嗎？

禪家以明心見性為主，真心是不受軀殼限制的，但就一般人來說，總覺得死是永遠離開人世，因此免不了悲傷；感情脆弱的人，往往承受不了這種悲哀的打擊。六祖慧能臨命終時，徒眾感傷痛哭，他卻告訴大家：「我是另有去處，你們不必悲哀。」六祖是將生、死一樣看待，「死」好比是在旅行途中換一個旅舍；又如衣服破了，換一件來穿而已；自己深知死後的去處，當然可以處之泰然。諸位大德！您已經知道死後往生何處嗎？若尚未明了，請大家一起加把勁，努力修行吧！

一 生命不能有缺口 一

有一位徘徊於十字路口的著魔人，時而大哭又時而大笑，或預測天氣的陰晴，或對路過行人說出吉凶禍福，種種怪異的動作，引起眾人圍觀與側目，自己也覺得很威風。家人請了法師來替他驅魔，只見法師合十念念有辭，並在自己手掌上劃了符咒，趁著他不注意時，一掌擊中其背部，著魔者立即軟化倒地，魔也離開了他的軀體，等他甦醒過來後，即與一般人沒有兩樣了。

自魔離開這位宿主後，隨即飄浮到空中，另找有緣的新宿主去了。牠在全城中盤旋數圈後，發現全城的人，心中充滿著理想，都在努力奮鬥中，沒有閒置過一分一秒，魔想趁虛而入，連門都沒有。最後牠又飄浮到原先的宿主那裡，發現他仍舊流落街頭，無所事事，腦海中空蕩蕩，毫無目標，反而覺得著魔時的怪異

動作，能引起別人的注意；現在魔走後，一切行爲都要自己負責，因此覺得無聊極了。魔看出了他的心聲，決定重回原宿主身上，但又怕驅魔法師再來作法，便呼朋引伴，招來了一大群魔兄魔弟，共宿此人身上，並在其身築起一道防護牆，再也不怕法師來作法了。此人從此更加瘋癲，終其一生沒有好過！

附註：有人晚上十點愛吃宵夜，雖經醫生勸告，吃宵夜是不好的習慣，尤其對於「身廣體胖」者更是一項警訊；可是每到晚上十點時，他就心慌慌意茫茫，舉足無措。所以，若沒有下定決心，是很難戒除吃宵夜的習慣。

有抽煙習慣的人，一旦戒了煙，他在休閒時，就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才可以消磨時間，甚至常拿煙的那隻手，隔一段時間，還會不由自主地彈著想像中的煙灰；所以醫生常建議戒煙者，改吃口香糖，以彌補這個缺口。

有人常對著某人說：「你要忙到什麼時候呢？」也有人常反問自己說：

「我應該要忙到什麼時候？」或者說：「到什麼時候我才該不忙呢？」也有人會這麼想：「忙碌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重點應在於：喜不喜歡這樣的『忙碌』？如果我喜歡，它就變成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忙碌就應該持續下去，不是嗎？」

對很多人而言，忙碌不是生命的「過渡階段」，而應是最珍貴的生命一部分。一個本屬於一部分生命的珍貴片段，若被定義成一種「過渡與等待」，譬如有人在不如意時，常會告訴自己：「等著吧！挨著吧！我得咬著牙渡過這個過渡時期！」當這樣的想法浮現，我們的生命價值，就因此而遺落了一部分。只有努力進取，充實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的人，才能過得更積極、更莊嚴、更有意義，人生也才沒有白活！

「生命沒有過渡，所以不能等待；生命不能有缺口，否則魔即得逞。」這一句話，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生活哲學與價值觀。

一 超度與功德力 一

倓虛法師在未出家前，有一個很要好的同參道友，兩人對《楞嚴經》很感興趣，於是七年內只專心研讀一部《楞嚴經》，不作二想。他的道友是家傳的中醫，有一天午餐過後，因無病人來看診，便在藥鋪椅子上小憩片刻，在似睡非睡中，他看到兩個人走進門來，仔細一看，嚇了一大跳，這兩個正是他的仇家。在不久前，因為兩家土地的爭執，打了一場官司，結果對方因理虧而敗訴；但內心仍舊不服，父子兩人竟以自殺來結束生命。今天夢中相遇，自然讓人不寒而慄。但奇怪的事，兩父子進門來，卻跪在他的面前說：

「大德！我們父子是因為自殺而死的，在陰間倍受艱苦，希望您不要記恨前嫌，發慈悲心超度我們父子倆好嗎？」

「學佛的人當然以慈悲為懷，可是我哪有能力超度你們，也不知道如何超度你們？」

「大德！您研讀《楞嚴經》已有七年之久，功德無量，超度我們父子，綽綽有餘，只要您肯點頭答應，我們就可得到您的功德力而超生轉世了！」

這位道友在半信半疑中點頭答應了，只見父子兩人磕頭謝恩之後，兩腳先踩著他的膝蓋，再踩上他的肩膀升天去了。接著又來了一男一女，定睛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亡妻及早年夭折的長子，也前來要求超度，他當然點頭答應，妻兒也在頂禮之後踩著他的膝蓋和肩膀升天去了。

附註：一般在佛教或道教中，為救度亡靈，使其超脫苦難，會請僧尼或道士為亡者誦經拜懺，謂之超度。為人超度者，要具有真實定力與功德力；請求超度者，也要具備足夠的誠心和敬意，借著超度儀式的進行，祈請佛菩薩慈

悲拔薦。當然，這需要各種因緣具足才能成辦，絕非叮叮噹噹敲著法器，諷誦幾本經書就能達成。

記得家鄉有一年辦「建醮」（類似道教的大法會，在超度孤魂野鬼），據說因為招魂的旗竿升得太高了，召來的孤魂野鬼實在太多，只見坐在高高法壇上的法師們，猛搖著法器、吹著法螺；坐中尊的主事法師，手印結了又結，兩手轉了又轉，祭品仍舊不夠「好兄弟」吃，馬上吩咐值勤人員，運來一大包一大包的白米來充祭品，結果還是不夠，法事一直做到深夜，坐中尊的法師突然吐血，栽個大跟斗，一命嗚呼哀哉。

由此可知，超度的真實義，並不是決定於道場的大小、供品的豐盛與否，或作法的僧道人數多寡，而是繫於主事者功德力的高低；高者只要點頭答應，一切超度之事立即成辦矣！繁複的儀軌，浩大的場面，或許是給一般信心不足者，增強信心罷了！

一 破窗效應

心理學的研究上有個現象叫做「破窗效應」，是說一棟房子如果有一扇窗戶破了，沒有人去修補，隔不久，其它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一面牆，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清洗掉，很快的，牆上就佈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畫面。通常一個很乾淨的地方，人們會不好意思丟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就會引來許多人隨著將垃圾拋棄於此地，而絲毫不覺得羞愧，這真是很奇怪的現象。

心理學家研究的就是這個「引爆點」，地上究竟要有多髒，人們才會覺得反正這麼髒，再髒一點也無所謂？情況究竟要壞到什麼程度，人們才會自暴自棄，讓它爛到底？台北市在未推行垃圾不落地時，街口轉角若有一包垃圾在地上，不

出二個小時，那個地方就堆成垃圾山了，這種現象就是標準的「破窗效應」。

附註：佛經上說：「莫輕小惡，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劉備也在臨

命終時，告誡他的兒子阿斗說：「毋以善小而為之，毋以惡小而為之。」

千萬不要以為做一點小壞事，沒有什麼關係，一旦你開始做了以後，它就會慢慢地改變你的心態，使你以後敢去作姦犯科。臺灣民間有一句諺語：

「小漢偷挽瓢，大漢偷牽牛。」正是此意！任何壞行為，如果在開始時沒有制止它，一旦形成習氣，就很難改正過來；就好像一道河堤，若有一處小缺口沒有及時修補，則可能導致全面崩堤，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佛教在三皈依時，一定要受最起碼的「五戒」，為什麼？就是在防範未然，因為惡若未先止，則所做的善，皆是有漏的「偽善」。好比一只漏洞的水桶，若不先補好漏洞，儘管你加再多的水，也會慢慢地漏光光，可

見「戒」對一個修行者，是多麼的重要！所以佛陀在入涅槃前，特地告訴阿難尊者，佛涅槃後要「以戒為師」，戒在，則佛法在。守戒是「止惡行善」最重要的一道護身符；在「防微杜漸」上說，正與前面所說的「破窗效應」是相呼應的。



一 負面思考 一

有一鄰居因舉家移民到紐西蘭，在寒假時回來看親友，再次見面總覺得生疏許多。在聊天中，他提到小孩剛進紐西蘭的學校時，有許多不習慣之處，尤其是考卷分數的計算方法，跟中國人的算法不一樣。因為在臺灣的求學過程中，學校老師都是習慣在錯誤的答案上打×，然後在考卷邊緣寫上-5、-10等字樣。但是，紐西蘭的老師卻是只看寫對的答案，再將分數累加上去。我聽完他的話後就說：

「不管正算或負算，最後結果還不是都一樣嘛！」

但他卻振振有詞地反駁說：

「中國人總習慣從一百分往下扣，然後自以為做事精明。但這背後隱藏的，

是整個負面的思考架構。我們等於是以前滿分為基準，然後開始苛責這個人這裡做錯，那裡做不好；但西方人卻是以零分為基準，每做對一件事，就給一個小小的鼓勵。這件事對於兒童在成長過程中，人格形成的影響很大。」

附註：在教育的理念下，我們是要引導孩子，發揮其自身特有的潛能呢？還是要用我們事先預定好的標準，來強迫他樣樣做到呢？我認為後者在台灣非常普遍，這就是在教育哲學認定上，西方人與我們華人的不同之處，也因為這個基本的教育理念不同，使得我們華人的創造力遠不如西方人。譬如我們常教導小孩「在教室裡面，不要亂跑」，而不是教他「在教室裡面，要好好走路」；又如「考試不要作弊」，而不是教他「考試要誠實」：諸如此類，師長總是以「負面」的訊息告知小孩，意味著「你若沒有遵守，

就要挨揍。」反而激發小孩反感的情緒，而少有「正面」誇獎的效果。師長們若能在口頭或行動上，常以正面的鼓勵甚或獎賞，則小孩在成長過程中，當會有「被尊重」、「受肯定」的感覺，那麼將來長大成人，面對事情時，必能凡事採取正面的思考模式，無形中所產生的動力，將是源源不絕的，這也就是創造力的來源啊！



「妄自尊大」

有一天，蘇格拉底和弟子聚在一起聊天，當中有一位學生因家裡相當富有，便趾高氣揚地向所有同學炫耀，他家在雅典附近，有一望無際的肥沃土地。當他口若懸河大肆吹噓的時候，蘇格拉底不動聲色地拿出一張地圖，然後說：

「麻煩你指給我看看，亞細亞在那裡？」

學生指著地圖，洋洋得意地回答：

「這一大片全是。」

蘇格拉底又問：

「很好！那麼希臘在那裡？」

學生好不容易在地圖上，將希臘找出來，但和亞細亞相比，的確是太小了。

蘇格拉底接著又問：

「雅典在那兒？」

學生指著地圖上的一個小點說：

「雅典這就更小了，好像是在這兒。」

最後，蘇格拉底看著他說：

「現在請你再指給我看看，你家那塊一望無際的肥沃土地，在地圖上的那裡？」

學生急得滿頭大汗，當然找不到他家那塊廣大肥沃的土地，在地圖上，連個影子也沒有，他尷尬又不好意思地回答：

「對不起！我找不到！」

任何人所擁有的一切，與浩瀚無際的宇宙相比，都只不過如滄海一粟，實在微不足道。

附註：古聖賢云：「君子當心存謙虛而不狂妄自大、傲慢自高；修身學道者，在修學過程中，亦當如君子一般，虛懷若谷。」所謂「器滿易傾，舟漏易覆」，物理現象如此，人道也一樣。常言道：「滿招損，謙受益」、「驕傲致忌，持矜招怨」等等道理，不外提醒我們，與人相處恭敬為先。培養尊重他人的修養與習慣，才能處眾和樂愉快！惟有謙虛的人，才能夠享有真正自在、福報的生活！

據《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西漢時，西南邊境有兩個小國，分別叫做滇和夜郎。這兩個小國的疆域面積大約和漢的一個郡差不多，可說是典型的彈丸小國，但那兩個國家的國王都自以為統治的是天下第一大國。有一次，漢派使臣去訪問這兩個國家，滇王和夜郎侯竟然都不知天高地厚地問漢使：「漢和我國相比，到底哪一國大呢？」因為他們在沒有和漢人接觸

以前，一直以為自己的國家最大，根本不知道漢的國土有多廣大遼闊，豈是自己的國家所能與之相比。後人將這個故事編成「夜郎自大」的成語，用來比喻一類見識短淺，狂妄自大的人。

在佛經上也有形容一類「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的二乘人為「增上慢」人，或「貢高我慢」者，他們自以為已證得圓滿無上的菩提果，已不需要再修任何行了，所以佛陀在《法華經》會上，欲講演最究竟圓滿的一佛乘大法時，這一類人即先行退席離去，蒙受莫大的損失而不自知哩！可見「妄自尊大」的心態多可怕！

一佛祖，為什麼不幫我？一

南山上有一座神廟，裡頭供奉著一尊佛祖。傳說這尊佛祖非常靈驗，只要信徒心誠意正地許願，佛祖都會大發慈悲，幫信徒圓他的夢。

有一個信徒聽說了這件事，他爲了表現出虔誠的心，在佛祖誕辰前一天，親自帶著雞、豬、魚三樣牲禮，一步一步地爬上南山，準備在佛祖生日當天，向佛祖許願。他爬過一山又一山，當汗流浹背時，他怕失了恭敬的心，說什麼也不肯放下牲禮，稍作休息；當身疲力竭時，他怕誤了時辰，說什麼也不肯放慢腳步，稍作停留。歷盡千辛萬苦，虔誠的信徒終於到了神廟。

他恭敬地將牲禮擺上供桌，噗通一聲跪在地上，雙手合十誠敬的向佛祖禱告說：

「靈驗的佛祖啊！我已經考了十年功名，卻都一直無法如願。您的法力無邊，請您看在我這麼虔誠的份上，讓我今年金榜題名吧！」

信徒虔誠的禱告完之後，收拾起牲禮準備打道回府。他才走出廟口，就看見一個乞丐伸手向他乞討說：

「大方的施主呀！我已經餓了三天三夜了，請你可憐可憐我，給我一點祭拜的牲禮充充饑吧！」

信徒看乞丐髒兮兮的模樣，露出嫌惡的表情揮揮手，說：

「走！走！瞧你又破又爛，別弄髒我的牲禮，我的牲禮還要帶回家給妻子兒女吃呢！哪裡有你的份！」

乞丐不斷地磕頭乞求，說：

「大方的施主呀！我就快餓死了，只要給我一點點牲禮就夠了呀！請你救救我啊！」

信徒怕乞丐來搶他的牲禮，趕緊扛起牲禮，頭也不回的跑下山去。乞丐餓得全身無力，裹著身上僅有的破毛毯，縮著身子蹲在廟旁。夜，漸漸深了，天氣也愈來愈冷了，乞丐用破毛毯把自己直打哆嗦的身體緊緊裹住。不知從哪裡突然冒出一隻全身都是膿瘡的癩痢狗，一癩一癩地跑到乞丐身邊，叨著毛毯一角，蓋住滿是膿瘡的身子，緊緊偎在乞丐身旁取暖。小狗身上的膿瘡破了，膿沾髒了乞丐的毛毯，把毛毯弄的又臭又黏。乞丐生氣的踹了小狗一下，說：

「滾！滾！瞧你滿身又膿又瘡，別弄髒了我的毛毯，這裡可沒有你窩身的地方。」

小狗挨不起痛，淚眼汪汪的慢慢跑開，當天晚上就凍死在神廟的大門邊。第二天，乞丐雖然有毛毯覆身沒有凍死，但也因為缺少食物而餓死了。半年後，虔誠的信徒進京赴考又落榜了。他氣沖沖的跑上南山，向佛祖抱怨說：

「說什麼你的法力無邊，根本都是騙人的，如果你真的靈驗，為什麼連一個

簡單的考試都沒有辦法幫我，還讓我名落孫山？」

佛祖拿出榜單，問信徒：

「爲什麼我要幫你？」

信徒回答：

「我虔誠的扛著牲禮上山，爲了趕在你的誕辰之前來到廟裡，一刻也不敢休息，光是這份誠意，你就應該幫我。」

佛祖叫乞丐的靈魂出來，乞丐的靈魂向信徒大聲哀嚎，說：

「我只請你給我一點牲禮，讓我填飽肚子，你都不肯，連這一點施捨之心都沒有，佛祖爲什麼要幫助你？不過佛祖呀！你也真是殘忍，寧可眼睜睜的看我餓死，也不肯賜一點東西給我吃，難道你沒有一點憐憫之心嗎？」

佛祖又叫小狗的靈魂出來，小狗的靈魂向乞丐大聲吠叫，說：

「我只求你讓我窩在毛毯旁，給我一點溫暖，對你來說根本沒有任何損失，

你都不肯了，信徒爲什麼要施捨你？佛祖又爲什麼要憐憫你？」

最後，佛祖指著信徒說：

「讓你金榜題名」；再指著乞丐說：

「讓你豐衣足食」佛祖沈下了語氣和心情，繼續說著：

「對我來說都是舉手之勞；但是，你們連自己能力所及，可以輕易幫助別人的事，都不肯付出，你們又有什麼地方值得我動這舉手之勞呢？」

佛祖說完，順手把信徒的榜單拋到深谷中，信徒再也與功名無緣。

附註：有個朋友告訴我，現在的人真是太小氣了，連一個微笑都捨不得送人，難怪會愁眉苦臉，讓人覺得面目可憎。我們總是容易把所有心思，放在我們期待「得到」的地方，腦海中無時無刻盤算著，我們做這些事，可以得到什麼利益？可以享受什麼成果？卻很少把心思，投入可以「喜捨」的部

分，想想我們這麼做，別人會不會方便一點？能不能幫別人什麼忙？無捨怎能自得？

俗話說：「要怎麼收穫，就先怎麼栽。」「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佛教更告訴我們：「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但收穫往往會自然地來到！所謂「等流因，等流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切都是自作自受，不必怨天尤人！



一 悟道的詩偈

禪林裡的人常說：「大悟三千悟，小悟無數悟。」可見悟也有深淺、廣窄之別。宋朝大文豪蘇東坡，對於禪的探索頗有心得，以他的詩偈來說，可分成三段來作比較：

在他還沒有參禪之前：

「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歸來無一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在他參禪之後：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有所領悟之後：

「溪聲儘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示人？」

尤其是後面這首偈，氣勢相當雄偉驚人。

有一天，證悟禪師去拜會庵元禪師，兩人夜裡閒談，證悟禪師就舉蘇東坡的詩，說這是不容易到達的境界。哪知庵元禪師不以爲然，認爲這種說法還沒有看到路徑，哪裡能說到了目的地呢？證悟禪師說：

「『溪聲儘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假如不是已到了那個境界，如何有這個消息？怎能知道呢？」

庵元禪師說：

「這只是門外漢而已，不能說他已經證悟了。你且可從這裡用心，或許可以知道本命元辰落在何處？」

證悟禪師聽後一片茫然，整夜深思無法入睡，不知不覺天亮了，忽聞鐘聲，恍然大悟，才去其疑雲，便說道：

「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

附註：據說，當證悟禪師告知庵元禪師這首詩偈時，庵元禪師卻說：「禪不是用語言能說的，也不是用文字能寫的，更不是用心去思想的，禪完全是透過悟才能體認的。」其實，證悟禪師一夜的深思，卻在那鐘聲中，敲開了他的心扉，他和蘇東坡的境界就完全不同了。所以，禪不是知識，是要自己確實去體悟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從前有一個國家，地不大，人不多，但是人民過著悠閒快樂的生活，因為他們有一位不喜歡做事的國王和一位不喜歡做官的宰相。國王沒有什麼不良嗜好，除了打獵以外，最喜歡與宰相微服私訪民隱。宰相除了處理國務以外，就是陪著國王下鄉巡視，如果是他一個人的話，他最喜歡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理，他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有一次，國王興高采烈的到大草原打獵，隨從帶著數十條獵犬，聲勢浩蕩。國王的身體保養得非常好，筋骨結實，而且肌膚泛光，看起來頗有一國之君的氣派。隨從們看見國王騎在馬上，威風凜凜地追逐一頭花豹，都不禁讚歎國王勇武過人！花豹奮力逃命，國王緊追不捨，一直追到花豹的速度減慢時，國王才從容

不迫彎弓搭箭，瞄準花豹，嗖的一聲，利箭像閃電似的，一眨眼就飛過草原，不偏不倚地鑽入花豹的頸子，花豹慘嘶一聲，仆倒在地，國王很開心！眼看花豹躺在地上許久都毫無動靜，國王一時失去戒心，居然在隨從尚未趕上時，就下馬檢視花豹。沒想到，花豹就在這一瞬間，使出最後的力氣，突然跳起來撲向國王；國王看見花豹張開血盆大口，心中一愣，腦海中下意識地閃過一念：

「完了！」

還好，隨從及時趕上，並立即發箭射入花豹的咽喉，國王覺得小指一涼，花豹就悶不吭聲地跌在地上，這次真的死了。隨從忐忑不安走上來詢問國王是否無恙，國王看看手，小指頭被花豹咬掉半截，血流不止，隨行的御醫立刻上前包扎。雖然傷勢不算嚴重，但國王打獵的興緻已被破壞光了，本來國王還想找來責罵一番，可是想想這次只怪自己冒失，還能怪誰？所以大夥兒就黯然回宮去了。

回宮以後，國王越想越不痛快，就找宰相來飲酒解愁。宰相知道了這事後，一邊舉酒敬國王，一邊微笑說：

「大王啊！少了一小塊肉總比少了一條命來得好吧！想開一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國王一聽，悶了半天的不快終於找到宣洩的機會。他凝視宰相說：

「嘿！你真是大膽！你真的認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嗎？」

宰相發覺國王十分憤怒，卻也毫不在意說：

「大王，真的，如果我們能夠超越『我執』，確確實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國王說：

「如果寡人把你關進監獄，這也是最好的安排？」

宰相微笑說：

「如果是這樣，我也深信這是最好的安排。」

國王說：

「如果寡人吩咐侍衛把你拖出去砍了，這也是最好的安排？」

宰相依然微笑，彷彿國王在說一件與他毫不相干的事。

「如果是這樣，我也深信這是最好的安排。」

國王勃然大怒，大手用力一拍，兩名侍衛立刻近前，他們聽見國王說：

「你們馬上把宰相抓出去斬了！」

侍衛愣住，一時不知如何反應。國王說：

「還不快點，等什麼？」

侍衛如夢初醒，上前架起宰相，就往門外走去。國王忽然有點後悔，他大叫

一聲說：

「慢著，先抓去關起來！」

宰相回頭對他一笑，說：

「這也是最好的安排！」

國王大手一揮，兩名侍衛就架著宰相走出去了。

過了一個月，國王養好傷，打算像以前一樣找宰相一塊兒微服出巡；可是想到自己親口叫人把他關入監獄，一時也放不下身段釋放宰相，嘆了口氣，就自己獨自出遊了。走著走著，來到一處偏遠的山林，忽然從山上衝下一隊臉上塗著紅黃油彩的蠻人，三兩下就把他五花大綁，帶回高山上。國王這時才想到今天正是滿月，這一帶有一支原始部落，每逢月圓之日就會下山尋找祭祀滿月女神的犧牲品。他哀歎一聲，這下子真的是沒救了。其實心裡很想跟蠻人說：

「我乃這裡的國王，放了我，我就賞賜你們金山銀海！」

可是嘴巴被破布塞住，連話都說不出口。當他看見自己被帶到一口比人還高的大鍋爐，柴火正熊熊燃燒，更是臉色慘白。大祭司現身，當眾脫光國王的衣

服，露出他細皮嫩肉的龍體，大祭司嘖嘖稱奇，想不到現在還能找到這麼完美無暇的祭品！原來，今天要祭祀的滿月女神，正是「完美」的象徵，所以，祭祀的牲品醜一點、黑一點、矮一點都沒有關係，就是不能殘缺。就在這時，大祭司終於發現國王的左手小指頭少了半截，他忍不住咬牙切齒咒罵了半天，忍痛下令說：

「把這個廢物趕走，另外再找一個！」

脫困的國王欣喜若狂，飛奔回宮，立刻叫人釋放宰相，在御花園設宴，為自己保住一命、也為宰相重獲自由而慶祝。國王向宰相敬酒說：

「愛卿啊！你說的真是一點也不錯，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被花豹咬一口，今天連命都沒了。」

宰相回敬國王，微笑說：

「賀喜大王對人生的體驗又更上一層樓了。」

過了一會兒，國王忽然問宰相說：

「寡人能保住一命，固然是『最好的安排』，可是你無緣無故在監獄蹲了一個月，這又怎麼說呢？」

宰相慢條斯理喝下一口酒，才說：

「大王！您將我關在監獄，確實也是最好的安排啊！」

他饒富深意看了國王一眼，舉杯說：

「您想想看，如果我不是在監獄，那麼陪伴您微服出巡的人，不是我還會有誰呢？等到蠻人發現國王不適合拿來祭祀滿月女神時，誰會被丟進大鍋爐中烹煮呢？不是我還有誰呢？所以，我要為大王將我關進監獄而向您敬酒，您也救了我一命啊！」

國王忍不住哈哈大笑，朗聲說：

「乾杯吧！果然沒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附註：在人的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難挫折，在當下或許是如此難以接受，但在過後
的某一時刻中，可能會覺得：「這是最好的安排。」不完美，正是一種完
美！我們的身體老了、壞了，總是隔一陣子就要去看醫生，來修補我們殘
破的身軀。我們又何必要求自己擁有的人、事、物，都完美無暇，沒有缺
點呢？

看得慣殘破，也是歷練、豁達和成熟，因為這正是人生的一種境界！

一 量大福大 一

從前，瑞典有一個人名叫阿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 1833-1896）。他在讀小學的時候，成績一直名列班上的第二名，第一名總是由一個名為柏濟的同學所獲得。有一次，柏濟意外地生了一場大病，無法上學而請了長假。有人私下為諾貝爾感到高興說：

「柏濟生病了，以後的第一名就非你莫屬了！」

諾貝爾並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將其在校所學，作成完整的筆記，寄給因病無法上學的柏濟。到了學期末了，柏濟的成績還是維持第一名，諾貝爾則依舊名列第二名。

諾貝爾長大之後，成爲一個卓越的化學家，最後更發明了火藥而成爲鉅富。

當他臨終時，將自己所有的財產全部捐出，設立了知名的諾貝爾獎基金。每年用這個基金的孳息，獎勵在國際上對於物理、化學、生理、醫學、文學、經濟及致力於人類和平有所貢獻的人。

因為諾貝爾的開闊心胸與樂於分享的偉大情操，他不但創造了偉大的事業，也留下了後人對他的永遠懷念與追思。最後在歷史上，大家都認識考第二名的諾貝爾，但鮮少人知道，考試永遠第一名的柏濟！

附註：分享是一種成就，也是未來成功的新典範；千萬不要在乎你贏過多少人，而要在乎你幫過多少人！你幫過的人愈多，服務的地方愈廣，那你成功的機會就愈大。幸福是自己給的，快樂也是自己找的，只有自己才能把握住幸福與快樂。當你又幸福又快樂時，千萬要記得「珍惜」；當你難過沮喪時，千萬別忘了「你也曾經擁有過幸福與快樂」，這也是一種幸福和快樂

喔！

所以，真正的大師，並不是擁有最多學生的人，而是協助最多人成為大師的人；真正的領袖，也不是擁有最多追隨者的人，而是協助最多人成為領袖的人。這一生的成功，不在於「你超越多少人」，而是你協助了多少人，而且要不斷地超越你自己，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現實的社會中，我們可以發現，真正成功的人，絕不只靠自身的實力，而是懂得整合人際資源，進而創造更多價值。如果我們能夠去了解可運用的資源，然後將這些人際資源整合起來，並發揮出去，人人都會叫你第一名喔！

從諾貝爾的故事中，我們獲得一個深刻的感受，諾貝爾的成功，絕非只靠他的聰明才智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的心胸氣度與分享的態度。真所謂：「格局決定結局、態度決定高度」是也！

一雞蛋破了

馬祖道一爲了參禪學道，一別故鄉數十寒暑，回到故鄉時，已經沒有多少人認識他了。只有一位老婆婆在河邊洗衣服，看到馬祖道一從岸邊經過，忙叫道：

「你是馬家的小二子吧？」

馬祖道一禪師爲此感慨地作了一首詩：

「爲道莫還鄉，還鄉道不長；溪邊老婆子，呼我舊時名。」

意思是說「道不弘父母之鄉。」現在的馬祖道一，已經是一位開悟的大禪師了，可是老婆婆還是直呼他爲「小二子」。

家鄉的人不知道他是得道高僧，但是他嫂嫂對他卻非常尊敬，且深信他的道行，就要求馬祖道一傳她修行法門，馬祖笑著說：

「假如你真相信我，我可傳授你一個參禪妙法：你拿一個雞蛋，把它懸空掛起來，每天早晚都把耳朵附到雞蛋旁聽一聽，當聽到雞蛋裡有聲音和你講話的時候，你就得道了。」

他嫂嫂對馬祖道一的話深信不疑，一切照辦。馬祖走了以後，嫂嫂每天都去聽雞蛋的聲音，將近三十多年，從不灰心。

有一天，正當她在聽的時候，掛雞蛋的繩子斷了，雞蛋掉在地上「碰！」的一聲破了，他嫂嫂聽到這一響聲，突然開悟得道了。

附註：以上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道，不是想要就有！」而是要有肯定的信心、耐煩的毅力，和鍥而不捨的精神，更要經得起歲月的考驗，古人云：「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悟雖在剎那間，但在未開悟之前，要有鍥而不捨的恆心、毅力，才能證悟，所謂「理可頓悟，事須漸修。」

自古以來，很多人離開了家園、親人，遁入佛門去參禪，他們不惜耗費一生的時間和精力鑽研參究，究竟得到什麼呢？若以這個問題請教證悟的禪師們，通常他們會回答說：「空無所得」。其實，只要我們肯停止一切分別、執著的妄想心，當下理、事二障便消除得無影無踪，內心充滿著寂靜與安祥，自然就無所不通了！所以「禪」是把有無、凡聖、迷悟等對立的觀念均捨掉，而入於「空三昧」；當內心達到「空」的極致時，真如本性自然發動起來，隨即超越自、他和善、惡的相對世界，而進入絕對的一真法界，所謂「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也。

一 無知的範圍 一

有一次，芝諾的學生問他：

「老師！您的知識比我們多很多，您對於問題的回答又十分正確，可是您爲什麼這麼謙虛呢？」

芝諾用手在黑板上畫了大小兩個圓圈，並說道：

「大圓圈的面積是我的知識，小圓圈的面積是你們的知識，我的知識比你們的多；但是，這兩個圓圈的外面，就是你們和我的無知部分。大圓圈的周長比小圓圈的長，因而我接觸到無知的範圍比你們的多，這就是我謙虛的原因。」

附註：《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三章記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力，自勝者強。」也就是說：「能瞭解別人的人，是有智慧的人；能瞭解自己的人，才是真正明道之人。能戰勝別人的人，是有力的人；能戰勝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強者。」

老子所說甚為深刻，他把「知人」和「自知」作了簡明而扼要的判別。所謂「知人者智」，是說瞭解他人，乃是智慧和能力上的表現，「自知者明」，是說瞭解自己乃是內心清淨明澈的表現。換言之，必須克服內心貪瞋痴的種種障礙，才有「自知」的可能；否則，再多的智慧，也不足以自知。

說到「自知」的障礙，絕大部分是由於主觀因素。如果我們能夠如實正確的認識自己，就能夠高瞻遠矚，而不是一味地好高騖遠、自找苦吃。在《唯識學》上說，第七識是「既恆又審」，而且具有最貼身的四個根本煩

惱：「我愛、我見、我痴、我慢」；而前五識是「不恆不審」，第六識是「審而不恆」，所以當前六識正在行布施、持戒等種種善事的時候，第六識的「無明」，就會間斷，但第七識的「無明」仍舊會去污染我們所行的善事，而變成「我執」與「法執」顯現出來，使得我們不能解脫。

西楚霸王項羽的故事，看起來與此完全不同，其實本質上卻相通。項羽敗於垓下，反復地說這麼一句：「此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他能夠笑對死亡，卻不能夠承認自己在政治和軍事等諸多方面的能力不及劉邦，而造成最終的失敗。司馬遷對項羽雖然頗多同情，但對於他的至死不悟，仍將一切失敗歸罪於天的無知行為，則責斥說：「豈不謬哉！」難怪會有人說：

「人類不是一種講邏輯的動物，而是一種感情的動物。我們就像一艘小小的獨木舟，在又深又黑、風高浪大的情感海洋裏飄蕩著。」

「平等心」

孔子到魯桓公的廟裡去參觀，看到一個形體傾斜的器皿。他好奇地問守廟的人說：

「這是什麼器皿？」

守廟的人答說：

「這就是喝酒時，提醒人們飲酒不要過量的伴坐器皿。」

孔子說：

「我聽人說過，這種器皿如果裡面的杯子是空的就會傾斜，正好適量就端正，太滿了就會翻倒。」

孔子回頭對學生們說：

「往裡面倒水看看！」

學生們便舀來許多水，水不多不少時，它果然十分端正。等倒滿了，它果然翻倒。將水倒光以後，它又傾斜起來。孔子見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

「唉！世界上哪裡有滿溢而不傾倒顛覆的道理呢？」

所謂「盛極必衰、物極必反」，即是這個道理。

附註：在《金剛經》裡常出現：立一法，隨又破一法；破一法，隨又立一法的文句。在重重無盡的破立當中，無非提醒我們：對於一切法，一方面要離「常見」，體悟「妙有不有」的道理；另一方面要離「斷見」，體悟「真空不空」的道理；斷、常二見俱離，方能悟「真空不空，妙有不有」的中道實義，證得無生法忍。如此，內以不貪、不著、不受之心，外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而行於布施，故所作福德皆成無漏功德因，而得

以成就無漏佛果。

我們的心，也像故事中的器皿一樣，未修點滴的善法時，心呈傾斜不正；因凡夫的心，住著於「有」的世界，不了解萬象如幻如化，一切生死榮枯，皆是因緣所生，當下實無自性可得，故著於有想、有求，心則不得寂靜；二乘人則執著涅槃，法執滿溢而不空，也無法保持心的真正平穩和寂靜；唯有依平等中道之心而行，才能得到真正的「究竟涅槃」。



一 全力以赴 一

有一個古老傳說，是關於獵犬和兔子的故事。

有一隻獵犬經常向人誇口，自己跑得比任何獵物快。有一天，獵犬和主人一起去打獵，主人見不遠處，有一隻野兔，爲了要考驗獵犬，就命令牠去追那隻野兔。

經過半小時的追逐，獵犬無功而回，主人對牠的表現十分不滿。獵犬辯解說：

「主人！你要了解，剛才我追那隻野兔，只是抱著玩耍的心情；而野兔卻以逃命的心情逃跑，追牠不到，也不太奇怪吧！」

附註：世上修行人那麼多，成就者沒幾個，究其原因，不外乎有無「全力以赴」罷了！在《敕修百丈清規》（卷二）說：「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眾等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這就是要我們天天提醒自己，修行有沒有「全力以赴」？若像那隻獵犬一樣，存著「玩耍的心情」來修行，則曠劫也難有成就。必須像那隻野兔般，「全力以赴」地逃命，想跳出三界苦，如此，或可有一點消息可言。



一 浮生若茶 一

有一位在世間屢屢失意的年輕人，迢迢千里來到普濟寺，慕名找到了圓智老禪師，沮喪地對老禪師說：

「像我這樣屢屢失意的人，活著也是苟且，有什麼用呢？」

老禪師如入定般坐著，靜靜聽著這位年輕人的歎息和絮叨，什麼也不說，只是吩咐小和尚說：

「施主遠途而來，燒一壺溫水送過來。」小和尚諾諾著去了。

稍頃，小和尚送來了一壺溫水，老禪師抓了一把茶葉放進杯子裏，然後用溫水沏好，放在年輕人面前的茶几上，微微一笑說：

「施主！請用些茶。」

年輕人俯首看看杯子，只見杯子裏微微地嫋出幾縷水汽，那些茶葉靜靜地浮著。年輕人不解地詢問老禪師：

「貴寺怎麼用溫水沏茶？」

老禪師微笑而不語，只是示意年輕人說：

「施主！請用茶吧！」

年輕人只好端起杯子，輕輕呷了兩口。老禪師說：

「請問施主，這茶可香？」

年輕人又呷了兩口，細細品了又品，搖搖頭說：

「這是什麼茶？一點茶香也沒有呀？」

老禪師笑笑著說：

「這是閩浙名茶鐵觀音啊，怎麼會沒有茶香？」

年輕人聽說是上乘的鐵觀音，又忙端起杯子吹開浮著的茶葉，呷兩口又再三

細細品味，還是放下杯子肯定地說：

「真的沒有一絲茶香。」

老禪師微微一笑，吩咐小和尚說：

「再去膳房燒一壺沸水送過來。」

小和尚又諾諾著去了。不一會兒，便提來一壺壺嘴吱吱吐著濃濃白氣的沸水進來；老禪師起身，又取一個杯子，撮了把茶葉放進去，稍稍朝杯子裏注了些沸水。放在年輕人面前的茶几上，年輕人俯首去看杯子裏的茶，只見那些茶葉在杯子裏上上下下地沉浮，隨著茶葉的沉浮，一絲細微的清香便從杯子裏溢出來。聞著那清清的茶香，年輕人禁不住要去端那杯子，老禪師微微一笑說：

「施主稍候。」

說著便提起水壺朝杯子裏又注了一縷沸水。年輕人再俯首看杯子，見那些茶葉上上下下沉沉浮浮得更嘈雜了。同時，一縷更醇更醉人的茶香嫋嫋地升騰出杯

子，在禪房裏輕輕地瀰漫著。老禪師如是地注了五次水，杯子終於滿了，那綠綠的一杯茶水，沁得滿屋津津生香。老禪師笑著問道：

「施主！可知道同是鐵觀音，卻爲什麼茶味迥異嗎？」

年輕人思忖說：

「一杯用溫水沖沏，一杯用沸水沖沏，可能是用水不同吧！」

老禪師笑笑說：

「是的！用水不同，則茶葉的沉浮就不同。用溫水沏的茶，茶葉只輕輕地浮在水上，沒有沉浮，茶葉怎麼會散逸它的清香呢？而用沸水沖沏的茶，沖沏了一次又一次，茶葉沉了又浮，浮了又沉，沉沉浮浮，茶葉就釋出了它春雨的清幽、夏陽的熾烈、秋風的醇厚、冬霜的清冽。世間芸芸眾生，又何嘗不是茶呢？那些不曾經歷一番風雨的人，生活平平靜靜，就像溫水沏的淡茶平平地懸浮著，瀰漫不出他們生命和智慧的清香；而那些櫛風沐

雨、飽經滄桑的人，坎坷和不幸一次又一次地襲擊他們，他們在風風雨雨的歲月中沉沉浮浮，就像用沸水一次次沖沏的茶一樣，溢出了他們生命的脈脈清香。」

附註：是的，「浮生若茶」。我們何嘗不是一撮生命的清茶？而命運又何嘗不是一壺溫水或熾烈的沸水呢？茶葉因為沸水才釋放了它們本身深蘊的清香；而我們的生命，也只有在遭遇一次次的挫折和坎坷時，才能留下一脈脈人生的幽香！正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就看我們要選擇過平淡無奇的人生，還是要過倍受挑戰而多采多姿的人生！

「慈心三昧」

在佛陀滅度後約九百多年時，有一位無著菩薩，出家修學「彌勒法門」，爲了專心修行，自己離開寺院，到後山山洞閉關專修禪定；匆匆三年過去，他自覺沒有什麼進步，便很失望地想離開山洞。當他走下山時，聽到一種聲音，一直持續不斷地重複著；他就順著這個聲音的來處走去，原來是崖壁的水滴，滴到下面石頭上，所撞擊出來的聲音；而且在堅硬的岩石上，竟然已被那一滴一滴柔軟的小水滴，鑿出一個凹洞來，他當下若有所悟地自言自語道：

「才三年就灰心，怎像個修行人！」

便掉轉頭，重回山洞內繼續再修三年，結果依然沒有消息，不免退心又生出來；然而，每當他往山下的路走時，又聽到那崖壁水滴滴石的聲音，這樣來來回

回重複了三、四次，在洞中總共修了十二年，還是一點消息也沒有。這一次，無著菩薩下定決心要下山了。在走回山下的路上，有個狹窄的山道，一邊是陡峭的山巖，一邊是萬丈深淵；正巧有一隻狗，橫躺在路中間，無著往前察看，狗的下半身已經潰爛得長出蛆來，上半身則露出恐懼的痛苦相，牠那呻吟的聲音，讓無著更加生起悲憫之心。他想幫忙，但不知如何個幫法？若把蛆拿走，蛆沒有肉吃會死掉；不拿掉蛆，狗會被蛆啃死。左思右想後，他決定解下戒刀，割下自己一塊大腿肉，再用自己的舌頭去舔起腐蛆，放在自己的大腿肉上。然而，正當他彎下腰，閉起眼睛，伸長舌尖，往那隻病狗身上的腐蛆舔去時，舌尖卻碰觸到地上的泥沙。於是他睜開眼睛一看，眼前卻現出一尊高大的彌勒菩薩，無著便向彌勒菩薩訴苦說：

「爲何我在山洞裡苦修十二年，您都不曾出現，也不給我加持？」

彌勒菩薩說道：

「自從你發心，要進山洞閉關修行的第一天，我的慈悲與愛護，一直跟隨著你，是你自己的慈悲心不夠，因此，才看不到我；如果你不信，我就坐在你的肩上，一同到市集裡走一趟，看是否有人看得見！」

於是無著到了市集，逢人就問：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肩上坐了一個人？」

結果，沒有一個人看到，只有一位婦人看到他的肩上坐著一隻病狗而已！彌勒菩薩告訴無著：

「你對那隻病狗的慈悲，遠遠比你十二年在山洞中的修行，還要來得重要！」

附註：彌勒，意譯作慈氏。依《彌勒上生經》、《彌勒下生經》所載，彌勒出生於婆羅門家庭，後為佛弟子，先佛入滅，以菩薩身為天人說法，住於兜率

天。據傳此菩薩欲成熟諸眾生，由初發心即不食肉，以此因緣而名為「慈氏」。《大日經疏》卷一，謂慈氏菩薩係以佛四無量心中之「慈」為首，此慈從如來種姓中生，能令一切世間不斷佛種，故稱為「慈氏」。

據《大智度論》卷四十、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五等載，慈悲有三種：

(一)生緣慈悲：又作有情緣慈、眾生緣慈；即觀一切眾生猶如赤子，而與樂、拔苦，此乃凡夫之慈悲。然三乘（聲聞、緣覺、菩薩）最初之慈悲亦屬此種，故亦稱「小慈悲」。

(二)法緣慈悲：指開悟諸法無我之真理所起之慈悲；是無學（阿羅漢）之二乘及初地以上菩薩之慈悲，又稱「中慈悲」。

(三)無緣慈悲：為遠離差別之見解，無分別心而起的平等絕對之慈悲；此是佛獨具之大悲，非凡夫、二乘等所能起，故特稱為「大慈大悲」。

無著菩薩因對那隻病狗的慈悲，而證得「慈心三昧」，與彌勒菩薩的慈悲

相應；後來無著菩薩常在晚上，上升到兜率內院，聽彌勒菩薩講經，白天則回印度的講堂，轉述所聽的經意給弟子們聽。弟子中有不信是彌勒所說者，無著為釋眾疑，乃請彌勒降到人間，為眾說法。即於瑜遮那講堂，普施法雨，凡所說法，皆約為頌，無著依頌解釋，乃成「彌勒五經」：《瑜珈師地論》、《分別瑜珈論》、《辨中邊論》、《大乘莊嚴論》、《金剛般若經論》，流傳於後世。



一一 一個念頭

八年對日抗戰期間，有一位年輕戰士，在趕赴沙場途中，救了一位想要跳河自盡的婦人；婦人被救上岸之後，不但沒有感謝青年，並且責怪青年害她生不如死！在青年一再的詢問之下，婦人才傷心欲絕地道出自盡的原因：原來她的丈夫遭人陷害，鋸鐺入獄，家中留下年邁多病的高堂，需要侍奉，還有三個嗷嗷待哺的稚子，需要撫養；奈何家徒四壁，貧無立錫，只好將僅有的衣物典當得一塊銀元，以治療母親的陳年病疾。哪知屋漏偏逢連夜雨，奸詐的商人卻以假的銀元欺騙她，在這種斷絕生路之下，只好一死以求了斷。

青年聽了之後，油然而生起惻隱之心，就對婦人說：

「您的遭遇太值得同情了，我這裡有一塊銀元，請您拿回去安頓家人，爲了

免得再危害他人，請您把假的銀元給我吧！」

青年拿了假銀元，不經意地隨手往身上口袋一放，就出征去了。在一次激烈的戰爭中，槍林彈雨之下，一顆子彈朝青年的胸膛射來，正巧打在放著假銀元的部位，假銀元凹陷了下去，卻救了青年的一命，青年於是拍手讚歎說：

「太值得了！這一塊錢真是千金難換啊！」

青年由於一念之善，以一塊銀元救了婦人及其一家人，也為自己掙回後半的人生。

附註：人一生的境遇，往往由於各種因素而改變。有的人由於某位善人的引導、提攜而改變命運；有的人由於一件事而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有的人為了一塊錢而生命改觀，甚至為了一句話、一個念頭，使人生有天壤之別的變化。轉變人生的這些因素，本身雖然至為細微，但其影響力卻非常巨大；

好比將一枚小砂石投擲於江海中，砂石雖小，卻能震動整個江面，泛起陣陣漣漪。

由此可見，一個念頭也會使我們命運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這一念可為聖賢，亦可為愚夫；這一念可能上窮碧落下黃泉，也可能百界千如無所不遍。一念自利即是凡夫，一念利他即是菩薩；一念迷即是眾生，一念悟即是佛；凡聖之別，全在當下這一念。因此，如何攝心正念，是不容怠忽的工夫！

二二 句話

有人問趙州禪師：

「將來宇宙毀滅的時候，這個身體還存在不存在？」

禪師不經意地回答說：

「隨他去。」

事後覺得如此的回答未必圓滿。當火燒初禪、水淹二禪、風吹三禪的時候，我們這具身軀還有嗎？爲了這一句「隨他去」，雖然趙州已是八十歲的老翁，卻也穿起芒鞋，跋涉千山萬水，訪道尋師研究這個問題，留下了「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的美談。

附註：六祖慧能把柴送到客店時，聽到有人誦《金剛經》中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一句話時，有所領悟，竟燃起了到東山道場向弘忍大師求道之心，也造就了我國禪宗在歷史上大放異彩的佳話。

唐代的丹霞禪師，本來要進京趕考，途中遇見一位出家人對他說：「你要去考官，求取世間的榮華富貴，倒不如去參加選佛，成就出世間的解脫。」他一聽，當下改變了主意，到寺院出家參禪，終於成為一代高僧。

盤山和尚在街上，看到有人正在買野豬肉，顧客向屠夫說道：「精底割一斤來！」屠夫放下屠刀，叉手道：「老兄！哪個不是精底？」盤山聽到屠夫這句話，終於有所覺悟。

一句話，可能如同一記棍棒，敲醒了吾人的富貴夢，拓展了另外一片更寬廣的人生，為此一句話而改變了一生。在人的一生之中，某一句話，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可能都是最好的提醒、最契機的警示，只要你能細心

去體會，用心去留意，人生可能因此而別有一番境地。



「欲速則不達」

從前有一位少年，跑到深山去請一位異人傳授劍法。他向師父請示：

「師父！假如我努力學習，需要多久才可能學成？」

「也許十年吧！」

「家父年事已高，我得服侍他；假如我更加認真的學習，需要多久才能學成？」

「嗯！這樣大概要三十年。」

這位徒弟愈問愈著急，便再向師父問說：

「如果我不惜任何勞苦與代價，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學成呢？」

「這樣子得跟我學七十年才能學成。」

這位弟子聽後，訝然無語，不知所以然！

附註：有一次，子夏要去魯國莒地為官，來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子說：

「不要求快，不要貪求小利。求快反而達不到目的，貪求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急功近利的人，多半是欲速則不達，「平常心是道」正是這個道理。修行人不急功近利，則道可成；若急功近利，只求小神通以惑眾，則危險萬分。這猶如室內裝設電燈，必先把所有電線的線路架設完畢，安全開關裝好，燈管燈泡都裝設妥當，只要接上總電源，室內一定會處處光明。切忌：先接上總電源，再安上燈泡，看到燈泡亮了一個，就得意忘形，卻忘了後面還有許多線路及燈泡未安裝；甚或因電源已接上了，以致在安裝時，一不小心，電線走火，或被電得呀呀叫，甚至陪上一條老命！

不急功近利是一種境界，更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內在要求，也是每一個部門、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地方「健康」的標誌。



一心靈深處

有一位學佛朋友，他很熱心，到各種公益團體去做義工，也經常參加一些佛學夏令營之類的活動；他說他很喜歡那種「安詳」、「自在」的感覺。然而有一次，他在生活中遇到了一點不平之事，就火冒三丈，差點把屋頂給掀掉了；平時的那些「安詳」、「自在」，不知到哪裡去了？

明朝末年的憨山大師，早年在五台山打坐時得到了一些境界，就自認爲「證悟」了。後來他被人陷害，充軍流放到嶺南，其間經歷了種種苦難艱險，而就在這九死一生之中，才發覺他原先所「證悟」的那些東西僅是浮光掠影，絲毫派不上用場；於是，他開始了刻骨銘心的反省，繼而在修行上獲得了重大的突破。憨山大師在給友人的書信中說到，他非常感謝這一段苦難的經歷，這段經歷就好像

天地間巨大的鉗錘，將他內心中蘊藏的「我執煩惱」錘打得一乾二淨，使他獲益匪淺。

附註：到底什麼是佛法呢？佛法在世間會變幻出不同的相貌，但其內在核心是不變的，那就是：出離心、菩提心和空性的智慧。佛法所帶來的「安詳」、「自在」，是建立在「無我」智慧基礎上的，因此是真實的、堅固的，是能經得起境界考驗的。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階層，他們在生活上衣食無憂，不必為了養家餬口而奔命，也沒有什麼病痛，安閒自在，有足夠的時間來「品味生活」。他們大多心地善良，樂於助人；文化水準頗高，也瞭解一些佛法，故能吟誦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的詩句；且能引用「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

塵埃？」來和別人辯論。在生活中，他們確實有一些感悟，因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具有「奉獻」、「博愛」、「分享」等等理念，偶爾也有「安詳」、「自在」、「空靈」的覺受，他們也許就會認為——「這就是佛法」。

因為這種情境核心，都還有一個「我」沒捨，只不過是憑藉著修習「世間善法」所得來的福報，而將外界對於這個「我」的侵犯，暫時地掩蓋了，故能保持了一種「安詳」的表象；但假如這個「我」受到了侵犯，就會如火山爆發一般不可收拾。所以，在真實的生活面前，這樣所謂的「安詳」是不堪一擊的！佛陀在被歌利王割截身體時，可以做到如如不動，而我們呢？被一個打火機的小火苗碰到手指，恐怕也會哇哇大叫——那時，還能「安詳」、「自在」嗎？

當今社會上流行「心靈感悟」之類的書籍，對身心疲憊的現代人言，也許

需要這種「心靈的滋補品」。但是，這也可能是心靈的麻醉劑，因為當暴風驟雨真正來臨的時候，這些真的管用嗎？「世間善法」本來也是好事，可是世間善法一旦披上了「佛法」的外衣而混淆視聽，對眾生的危害恐怕要遠遠超過殺、盜、淫、妄等等惡法。品茶賞月也可能開悟，但絕不能說品茶賞月就是禪；佛法不離日常生活，但也絕不能說日常生活就是佛法。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但古德警示過：「心術在毫釐之辨」；我們的所作所為，究竟是把佛法融入生活，還是把佛法蛻變為世間法？這是每一個佛弟子都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也是我們無法逃避的責任啊！

「三世業報」

過去有一位老和尚發心要建一座寺院，於是在市街上誦經念佛，經過了三個多月，竟然沒有人理他；旁邊一個賣燒餅的小孩，看了十分不忍，慈悲之心油然而生，心想：

「唉！老和尚太辛苦了，我把賣燒餅的錢給他吧！」

於是就把當天賣燒餅所得的錢，悉數捐給老和尚了。市集上的人聽說賣燒餅的小孩子捐了錢，個個心生慚愧，自付：

「賣燒餅的小孩都知道發心做功德，難道我們還比不上一個小孩子嗎？」

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你也布施，他也捐錢的，一下子就把建廟的錢籌齊了。老法師十分感激這個小孩，就對他說：

「小朋友！你今天發心做了大功德，便是我們佛寺的大護法，將來你若有什麼困難，可要記得到寺裡來找我呀！」

小孩子回去因為交不出賣燒餅的錢而被老闆解雇了，又一時找不到別的工作，只好流浪街頭，最後淪為乞丐。每天不但三餐不繼，而且頭上還長了癩痢，眼睛也污瞎了；正當貧病交迫，走投無路的時候，忽然想起老和尚說過的話，頓覺絕處逢生，就一步一步摸索的往寺院行來。而老法師因為修持得道，已證得三明六通，知道小乞丐將到寺院來求援，就在當天晚上召集徒眾，交代說：

「明天有本寺的大護法要來，大家開山門恭敬迎接，不可怠慢！」

第二天全寺執事灑掃以待，可是直到傍晚都不見有什麼大護法來。老和尚傳人一問，知客師疑惑的答：

「沒有什麼大護法光臨呀！」

老和尚詰問道：

「難道今天什麼人都沒有來嗎？」

「沒有什麼人來呀！只有……：只有有一個瞎眼的小乞丐，他要進來，我怕壞了迎賓的大禮，給他幾個餅就打發掉了。」

老和尚一聲大喝：

「這小孩就是我們的大護法，趕快把我們的大護法追回來！」

知客師聞聲驚愕，面有難色，又不敢違抗住持的吩咐，只得立刻下山追尋。幸好小瞎子腳慢，不久就追上了，便把小瞎子迎進寺裡恭敬招待，百般呵護，讓他在寺裡住了下來。想不到有一天夜裡，小瞎子上廁所，竟一個不小心掉下茅坑淹死了。消息一傳開，就有許多人替他打抱不平：

「這世上哪有什麼因果報應？這小孩子本來賣燒餅爲生，日子過得好好的，偏偏做了那個功德以後就交上噩運。先是被解雇當乞丐，又瞎了眼；好不容易在寺裡安頓下來，卻掉到茅坑淹死了。你們說說看，好心哪有好

報？」

話越傳越盛，終於傳到老和尚的耳中。有一天，老和尚就召集村民大眾開示，把這三世因果的公案作一個了結。說道：

「這個小孩依照過去世的業，應該要受三世苦：第一世要受窮苦報，現癩痢相；第二世要受瞎而不見的報應；第三世應受跌進茅坑淹斃的報應。可是因爲他一念慈悲，發心做了大功德，所以將三世的罪業提前在這一世受報，省去了後二世的痛苦折磨，現在已經超生到天上了！因果歷歷不爽，豈可以凡夫眼視之、量之？因果炯炯昭彰，豈是善惡無有報應耶？」

附註：凡是至心以一錢或一香或一華或一偈或一禮，恭敬尊重三寶之功德，即使佛陀入滅，等無差別。因此，故事中賣燒餅的小孩，以一念慈悲行布施之功德，得以速消三世罪業。吾人處世，一切災殃苦患等不如意事，皆由惡

業之所招致；一切福祿壽康吉慶，皆由善業之所獲得。今世之所享受者，為前世所作之果；而今生之所造作者，又為來世苦樂之因。故造何種之善，即獲何種之福；造何種之惡，便受何種之苦。識田感召，如數學加減乘除，一定不易。故戒殺放生得長壽少病報，廉潔布施得權威富厚報，貞節守禮得夫妻賢淑報，詐欺偷盜得貧窮耗財報，反是可知。善惡業報，自作自受，因果精微，恰如其分，雖極錯綜複雜，而加減乘除的消長，決不紊亂。若能改過遷善，誦經念佛，則善業日增，惡業日消，致福遠禍，不待祈禱。

然吾人前世所造業因各殊，其為善而現今仍窮困者，緣其前世惡業較重；正以此生為善，已減其殃禍，增其清泰矣！不然，苦不止如此，而來生之福澤已種因於此。有為惡而現今仍安樂者，緣其前世福澤深厚也；以此生作惡故，已自損其福祿！不然，尊榮尚不止如此，而來世之沈淪已種因於

此。何況世事變幻無常，一時之苦樂，未足為福禍之定論。故所謂「作惡必滅，作惡不滅，前世有餘德，德盡必滅；為善必昌，為善不昌，前世有餘殃，殃盡必昌。」因果報應之定律，實在不爽！



一 發掘潛能 一

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雕刻家米開蘭基羅，用了多年時間完成了舉世聞名的大理石雕刻，名為「大衛」，現在存放於佛羅倫斯美術學院。

當朋友詢問他，如何雕鑿出栩栩如生的大衛像的秘訣時，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

「大衛本來就在這塊大理石之內，我只是將不屬於大衛的石塊鑿掉罷了！」

附註：要成功，並非要改頭換面，脫胎換骨，而是要將缺點去掉，發掘潛能。而吾人之所以不能成功，乃在於不能發現自己的缺點；既然連自己的缺點都不知道，那就更不用說要如何將缺點除掉啦！

六祖惠能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我們這些凡夫身當下就具足如來的一切功德智慧，只要我們能夠反觀自己，將貪瞋痴等一切煩惱染污去除，就能將吾人心性中本具的莊嚴功德相顯發出來，不必向外去追求。所謂「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一 照見五蘊皆空 一

以前有一個國王，因為心愛的王妃病逝，悲傷過度而不思飲食，每天以淚洗面地陪伴在王妃的遺骸旁邊。雖然許多大臣都勸國王要節哀順變，但是卻絲毫不起作用。

有一天，一位仙人來訪，大臣便將國王的情況告訴他，仙人便向國王說：

「我不但可以說出王妃投胎的地方，甚至可以讓國王直接與她交談。」

國王聽了以後，相當高興，立即要仙人帶他前往該地。當仙人引導國王走出庭院的時候，指著兩隻正忙於搬運牛糞塊的甲蟲說：

「國王，這一隻正是病逝不久的王妃，她現在已經投胎轉世成爲吃牛糞的甲蟲妻子了。」

國王感到相當驚訝並且生氣地說：

「你怎麼可以誣蔑我的妃子呢？」

仙人回答說：

「國王您不要不相信，您仔細聽聽看吧！」

仙人說完，就呼叫著甲蟲，卻聽到王妃回答的聲音，國王問著甲蟲說：

「妳喜歡生前的我，還是喜歡甲蟲爲夫呢？」

王妃回答說：

「在我生前受到國王的恩寵，過著幸福的生活。不過，往事已如雲煙，現在的我當然是喜歡吃牛糞的甲蟲丈夫。」

國王聽後，如夢驚醒，回宮立刻命令大臣，埋葬王妃的遺骸。

附註：以佛教之立場而言，所謂「我」者，實際上並無「我」之存在，僅由五

蘊和合所成之身，假名為我而已，故稱假我，又作俗我。因為我們智慧不夠，勘不破五蘊所和合的假我，還誤認此五蘊合成的假我為真我，所以珍惜不已，執著不放。任何人違逆到這個假我，便起貪、瞋、痴、疑、慢、我見等六個根本煩惱，甚至殺害他人的生命，來滿足這個虛幻的假我，而造下無量無邊的惡業，果報現前時，徒呼奈何？

國王就是因為看不破王妃的這個「假體」，故於其死後，仍舊執愛不捨，殊不知王妃的神識早已轉世投胎去了，這個「死屍」終究要腐敗毀滅，即使做成埃及的「木乃伊」，能保存幾千年而不壞，但究竟還是一具不折不扣的「死屍」，毫無任何意義存在，又何必徒留傷悲在人間呢？倒不如埋了它、燒了它來得無牽無掛；只因一個「情」字看不開，自我折磨而不自知，還自詡是個「情聖」，殊不知自己只不過是一個既看不破又放不下的俗世「痴心漢」罷了！實在不值得。

「你累了嗎？」

有一位病危的老將軍，家屬在旁邊守候著，他仍舊意志高昂地說：

「你們都說我病了，笑話！我沒病！也不會病死；如果我死了，是累死的。

病死，多慘！我打了一輩子的勝仗，爲什麼要在最後輸給病。我只是累，累就要休息，那不是被勒令從人生退休，那是我主動請辭啊！」

話說完，沒多久，他就死了。喪禮上，沒人哭，大家都說他活得太累了，而自己心甘情願走的。

附註：佛教在早晚課作完後，常有迴向文：「願消無量諸病障」；「病障」確實是眾生所遭遇到的大煩惱，有誰不怕病魔呢？據說：張飛在孔明面前，

誇稱自己死都不怕了，人生還有什麼可怕的事。孔明沾了一滴水，即在桌上寫了一個「病」字，然後問張飛怕不怕？張飛連忙點了好幾次頭說：

「怕！怕！怕！」可見「英雄也怕病來磨」！

人的一生活，就像是在醒與睡、累與不累之間；彷彿是機器，要不斷操作、不斷保養、不斷生產，也要不斷加油、不斷供電。直到有一天，把那電源拉下，不再推上去，那部機器就此不再運作；人生也是如此，當一氣不來的時候，人生就此結束了！

很欣賞這位老將軍的哲學，老年的累，是對人生的累，拖著一個「臭皮囊」，走過幾十年的歲月，該看的都看了，能玩的都玩了，不再好奇、不再激情！他的那句「我累了」，是對生命失去了興趣，對人生已無所求；因為人生的美好，他已曾經擁有過、曾經努力過、曾經奮鬥過，再也沒有任何遺憾與虧欠。所以，他能很灑脫地告別人生，毫無怨言與不捨，值得

我們學習！



「為自己訂一個停損點」

有一個女孩遺失了一支心愛的手錶，一直悶悶不樂，茶不思、飯不想，甚至因此而生病了。好友來探病時間她：

「如果你不小心掉了十萬塊錢，你會不會再大意遺失另外二十萬呢！」

女孩回答：

「當然不會。」

好友又說：

「那你爲何要讓自己在掉了一支手錶之後，又丟掉了兩個禮拜的快樂！甚至還陪上了兩個禮拜的健康呢！」

女孩如大夢初醒般地跳下床來，說：

「對！我拒絕再損失下去，從現在開始我要想辦法，再賺回一支手錶。」

附註：人生猶如一場具有挑戰性的戰鬥，本來就有輸、有贏，輸了又何妨！只要無愧於天，真真切切地為生活奮鬥過，就沒有白活！然而，有些人因為不肯接受事實，讓自己重新開始，以致越輸越多，終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已經輸了，請記得為自己訂一個停損點吧！所謂「少輸為贏」，失去的就不要再後悔難過了；務必當機立斷，使令眼前的損失減到最低點！保留元氣，等待時機，再重新出發，也許這樣，反而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與驚喜哩！

當人生不如意時，就讓自己的心情先沈澱一下，重新檢討，待看清楚情勢之後，再決定下一步如何走，這是比較穩當的方法！

「富與貴的由來」

宋朝的時候，有宋郊與宋祁兩個兄弟，同時在太學讀書。有一位僧人看到他們兩兄弟的相貌以後，說：

「弟弟會考取第一名，哥哥也會考中。」

後來春天的考試完畢以後，那位師父又見到宋郊，很高興地祝賀宋郊說：

「你很像曾經救活了好幾百萬條的生命！」

宋郊說：

「我是一個窮書生，哪有能力救這麼多性命？」

那位師父說：

「哪怕是微小的蟲蟻類也有生命的。」

宋郊停了一下，說：

「我想起來了，有一天，下大雨，螞蟻的巢穴被暴雨所浸，我用竹子編了一個竹橋救牠們，難道您指的是這一件事情嗎？」

僧人說：

「這就對了！這一次考試令弟會中狀元，但是現在你卻不會輸給他了。」

後來放榜時，宋祁果然考中狀元。可是皇太后說：

「小弟不應位在兄長的前面。」

於是就把宋郊改為第一名，而把宋祁調到第十名。這時候，宋郊才相信那位師父所說的話，一點都沒有差錯。

附註：富貴有兩種：一種是相對的，一種是絕對的。「富甲天下」、「位列王侯」是相對的富貴；「身心自在、清淨」是絕對的富貴。第一種是有所得

的樂，是混雜和短暫的樂；第二種是無所求的樂，是純粹和恆久的樂。

俗語說：「人比人，氣死人。」富貴一相比，就會產生煩惱。因為一有相比的心理，就造成了競爭和我執，成為一種傲慢或自卑。平民與帝王相比，富貴相去甚遠。帝王與天人相比，卻又感自卑與渺小。所以佛經說：「天人指甲的價值，勝過人間閻浮提地；天上一音之美，勝過人間帝王百千種樂。」

所以奢求富貴，不如隨遇而安、知足常樂。我們談論富貴，主要是闡明富貴的根本原因及助緣。教人們多種富貴的正因，而不要一味貪求富貴的果報和享受。其實，只要能知足，就可以得到快樂；至於所享用財物的好壞、精細，並不是一件頂重要的事情。我們希望所有的眾生，都不要因為享用較差的財物而生煩惱心。同時，也企盼所有的眾生，不要因為財物享用不自在，而影響到高尚的心靈；或者因為缺乏物質而不能安心修行道

業；也不要因為貧窮，而妨害了心智的鍛鍊和阻礙救助眾生的悲願。

施捨財物是富貴的正因，拼命工作只不過是導致富貴的一種助緣而已。

假如過去(世)沒有布施，今生再怎麼努力賺錢，也是賺不到錢或無法存錢的。我今生見過許多做生意很賣力的商人，甚至還節儉到捨不得住在旅館而睡在自己的轎車裡，可是最後還是負債累累，貧無立錫之地，處處向人租房子，真是「時也！運也！命也！」這是因為前世沒有布施，沒有種財富的正因，雖然今生拼命工作，到頭來還是窮困度日，真可憐！難怪古人會感歎地說：「大富由天，小富由儉。」

尊貴的原因是禮拜十方一切聖賢，恭敬一切眾生，安忍順逆的境界和謙卑心，而不是耍手段、送紅包、拼命地往上爬。好的人緣、好的風水、工作賣力、或受人提拔，都是尊貴的助緣或徵兆，而非根本原因；因為世界上仍有許多人，一出生富貴就享用不完。例如：古代的王朝，太子一出生，

地位就極為尊貴，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就擁有了富貴；可見，是由其前世所造富貴之因，方感得今世富貴之果！

在前面所說的故事裡，宋郊只不過救了一些螞蟻，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果報？其實，考中狀元只不過是他現世花報而已，狀元的頭銜乃是身外虛名，而將來那數百萬生命的感恩圖報，力量更是大得驚人。可見以慈悲心行善所得的福報，實在不可思議！



一 薰 習 一

從前有一位漁婦，在市場賣完魚，便帶著空籃子到種花的朋友家做客，朋友請她一起睡在花房裡，可是由於花香馥郁的緣故，她始終輾轉反側，無法入睡。朋友見她如此，問她：

「妳爲什麼輾轉難眠呢？」

漁婦道：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花太香了，使令我睡不好！請你把我的魚籃拿來好嗎？或許這樣我就能入睡啦！」

於是朋友便把魚籃擺在她的身邊，她聞到魚的腥臭味，果真一下子就入睡了，而且還一覺到天明哩！

附註：吾人之身、語、意造作染、淨、迷、悟諸法的勢力，能薰附殘留在吾人第八阿賴耶識中，猶如人以香氣薰附衣服，衣服無不染此香氣！這在「唯識宗」稱為「現行薰種子」；身、語、意所造作者，稱「現行」；受薰附者，即第八阿賴耶識。薰附作用能在阿賴耶識中留下殘氣，也就是習氣、種子、功能，稱為「薰習」。

換句話說，所謂「薰習」，即是前七識於日常生活中，分別向過去、未來、現在及內外一切諸法，起感覺、照了、思慮、分別、執著的作用，這種種作用的氣氛，留附在第八阿賴耶識中，成為一種潛在的功能，就是「薰習」。也可以說，吾人所經歷的一切經驗，必定在第八識中留下印象，成為未來變現宇宙萬有的資料。這種一次次的經驗，就是「薰習」，也就是一種潛在的「功能」，亦即「種子」。

我們更明白一點來說，阿賴耶識的識體，能將經驗的痕跡保留下來，這種作用就是「薰習」。一個人努力為善，這善是一種薰習；一個人習以為惡，這惡也是一種薰習。做錯事加以掩飾，這掩飾是一種薰習；為惡者心生悔意，這悔意也是一種薰習。「薰習」不是特意的、自覺的創造，而是在不知不覺中自然進行著；如人在霧中行走，他無意使衣服受溼，也不覺得衣服受溼，而事實上他的衣服已佈滿了溼氣了！

由「種子生現行，現行薰種子」，使我們知道因果的重心在「種子」，而種子的染淨又在「薰習」。為善不懈者，由於善法薰習，故令善種子增長；習以為惡者，由於惡法薰習，故令惡種子增長。一旦善種子日增，則有漏善種便能引生無漏善種，而「轉染成淨」。故向上由善，退墮由惡；而為善、為惡，又在於吾人心識之一念，故起心動念，一言一行，能不慎乎？

故事中的漁婦，日夜與腥臭為伍，不知不覺對腥臭味習以為常，一旦聞到與腥臭相反的香味，反而無法安睡，這正是「薰習」的最好比喻。



一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小王的公司路口轉角處，常有個乞丐在乞討。每天上班時，小王出於同情心，總會拿一張一百元的鈔票給乞丐，乞丐也很感謝小王。可是，某天開始，小王不再捐一百元了，只捐五十元給乞丐，乞丐覺得很奇怪，但是，也不好意思開口問。過了大約一個月，小王竟然只捐十元給乞丐，乞丐終於忍不住了，問小王說：

「好心人啊！爲什麼你以前捐給我一百元，卻變成五十元，甚至現在只有十元呢？」

小王回答說：

「哦！因爲以前我單身一人，所以可以一天捐一百元給你；後來我結婚了，

所以只能一天捐五十元給你；最近我的孩子出生，因此一天只能捐十元給你了。」

乞丐驚訝的大聲說：

「你是說……你竟然拿我的錢，去養你的老婆、孩子！」

附註：眾生之所以有貧、富、貴、賤的種種差別，正因為前世所造身、口、意諸業也是千差萬別所致。《法華經》上明明寫著：「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為什麼世間還有聖賢、凡愚之分，以及聰明、平庸之別？問題都出於自己的這顆「心」，心迷即是眾生，心悟即是佛。若自己的心愈貪就會愈貧，布施心愈大就會愈富有；處處為別人著想，就會愈來愈有貴氣；若只想如何去踩著別人的身子往上爬，那自己的身心就會愈來愈下賤。是誰主宰了這一切？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呀！

在普照禪師《修心訣》中說：「不識自心是真佛，不識自性是真法，欲求法而遠推諸聖，欲求佛而不觀己心。若言心外有佛，性外有法，堅執此情，欲求佛道者，縱經塵劫，燒身鍊臂，敲骨出髓，刺血寫經，長臥不坐，一食卯齋，乃至轉讀一大藏教，修種種苦行，如蒸沙作飯，只益自勞爾。但識自心，恆沙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得。故世尊云：普觀一切眾生，具如來智慧德相。又云：一切眾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是知離此心外，無佛可成。」

《六祖壇經》亦云：「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又云：「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

一 燈 一

在漆黑的夜晚，有一個遠行尋佛的苦行僧，到了一個荒僻的村落中；只見漆黑的街道上，絡繹不絕的村民們你來我往。苦行僧走進一條小巷，他看見有一團暈黃的燈，從靜靜的巷道深處照過來，一位村民說：

「瞎子過來了。」

瞎子？苦行僧愣了一下，他問身旁的另一位村民：

「那挑著燈的人真是瞎子嗎？」他得到答案是肯定的。

苦行僧百思不得其解，一個雙目失明的盲人，他根本就沒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他看不到高山流水，也看不到桃紅柳綠的世界，他甚至不知道燈光是什麼樣子，那他挑一盞燈豈不令人可笑嗎？那燈籠漸漸近了，暈黃的的燈光漸漸從深巷

移游到了僧人的鞋上。百思不解的僧人問：

「敢問施主真的是一位盲人嗎？」

那位挑著燈籠的盲人告訴他：

「是的，自從踏進這個世界，我就一直雙眼混沌。」

僧人問：

「既然您什麼也看不見，那為何挑一盞燈籠呢？」

盲人說：

「現在是黑夜嗎？我聽說在黑夜裡沒有燈光的映照，那麼全世界的人都和我一樣什麼也看不見，所以我就點燃了一盞燈籠。」

僧人若有所悟地說：

「原來您是爲了給別人照明？」

但那盲人卻說：

「不，我是爲我自己！」

「爲您自己？」

僧人又愣了一下，盲人緩緩地向僧人說道：

「您是否因爲夜色漆黑而被其它行人碰撞過？」

僧人說：

「是的，就在剛才，我還不留心被兩個人碰了一下。」

盲人聽了，深沉地說：

「但我卻沒有，雖說我是盲人，我什麼也看不見，但我挑了這盞燈籠，既爲

別人照亮了路，也讓別人看到了我。這樣，他們就不會因爲看不見而碰撞

了我。」

苦行僧聽了，頓有所悟。他仰天長歎說：

「我天涯海角奔波著找佛，沒想到：佛就在我身邊。」

附註：「原來佛性就像一盞燈，只要我照亮了他，即使我看見佛，佛也會看得到我。」

故事就是這樣的簡單，卻彷彿一瞬間照亮了我們內心深處某塊漆黑的地方。在生活中，熱愛珍惜身邊的一切，我們就會感受到那回饋來的溫暖與快樂！工作中，要得到別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的所言、所行！對自己負責，才是對別人負責！認真地做人、踏實地做事、堅毅地追尋、耐心地積累，最後卻發現，尋找金礦的過程，竟是將自己錘煉成金的過程！

在愛情裡，用你炙熱的心去孕育、呵護那脆弱的嬌艷花蕾，只為了愛能持久地散發、日久彌香！在婚姻裡，要懂得既然有四季輪換，就有風風雨雨，就有酷暑嚴寒；既然有酸甜苦辣不同的味道，我們就能做出可口的美味佳餚！美滿的婚姻是要懂得相守的藝術！

有個詞很簡單「捨得」，沒有捨，那來得？送人玫瑰，手有餘香！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我們身邊所有的人，點燃生命的燈吧！這樣，在生命的夜色裡，我們才能尋找到自己的平安和燦爛！



「心急做不好事」

台北土城承天禪寺在起建的時候，一天來了很多工程人員及工程車，寺裡負責監工的法師正忙得不可開交，老和尚突然叫住他，請他進屋去磨剃頭刀，他愣住了，心想：

「這是怎麼回事？早不叫磨，晚不叫磨，偏在此時磨刀，外面有這麼多工程人員，正等著處理事情呢！」

他心裡急得不得了，可是師命難違，只有遵命進屋磨刀。三兩下磨好後，老和尚一看，喝斥道：

「你看！這是隨隨便便磨的，刀兩邊並沒有磨到。你的心不平，所以磨出來的刀子也不平！」

這位法師心裡更急，一聽，趕緊再去磨了一次，拿給老和尚看，老和尚又喝斥他：

「一看便知道是在做表面工夫，隨便應付而已，你並沒有重新磨過，這剃刀是補磨的。」

這時，老和尚拿出自己的剃頭刀，是又平又漂亮。老和尚的心是平的、靜的，所以磨出來的刀一如其心。老和尚道：

「工作再忙，也要保持一顆平靜的心，我們工作是在修心，並不是爲了工作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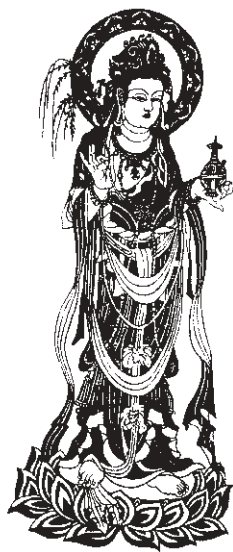
附註：我們常常陷在事情裡面，心是不安的、急切的，手裡做著這件事，心裡擔著下件事，因為自己不斷的要「得」，想要做得更多，想要做得更好，超過自己所能負荷，這就是「貪得」。

吾人心隨境轉的力量太大了，因此，要讓自己的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自己的主人，實在很不容易！所以那位監工法師，需要老和尚的棒喝，才能看到自己。

人生倏忽數十載，每一念都是生命，回首過去，只留下記憶而已！其實感覺最真實的，也只有現在這一念罷了！因此我們能掌握的，就是令當下這一念成為美好的。如果每一念的心都是平靜的，所累積成的一生，也一定是美好的。這樣一轉念，當下這一念就不敢輕忽，即使是在洗碗時，當下能夠念念集中專注在眼前的洗碗的事情上，那麼「心」就安靜下來了；走路時，也要提醒自己，專注在每一個踏步上，要「照顧腳下」，收起紛亂的思緒，注意步伐的韻律，如此心便平靜了，呼吸自然流暢均勻，身心也舒暢起來了！

我們每天都有很多的體悟，但正向的想法往往稍縱即逝，一轉眼間又不知

不覺地掉入過去的習慣之中。所以我們要時刻觀照自己、提醒自己，修正自己的習氣毛病，日久，內心自然會產生深入的變化，日子就會過得更
好、更自在了。



一 坐姿的韋陀菩薩 一

如果您曾參訪過寺院，一定會發現在清淨肅穆的佛殿裡，除了供奉莊嚴的佛菩薩聖像外，在道場兩旁都會另設巍峨高大、神貌威武的「護法神將」。這兩尊左右護法，通常以「韋陀」和「伽藍」菩薩為代表；印象中，我所見過的「護法神將」，其形態幾乎都以「立相」為主。您曾看過「坐」姿的韋陀菩薩嗎？福州鼓山湧泉寺曾有過這麼一個真實事蹟。

有一天清晨，寺裡的監院師父從大寮出來，急忙走向方丈和尚的寮房，在敲門後見到了方丈和尚，就直接向方丈低聲說：

「方丈！已經連續好幾個星期，都不見施主上山來供養，眼見米槽裡的米快沒有了，僧眾們的飲食已經成問題了……」

「這個我知道，我也正在想這件事情……」方丈和尚沈默不語。

「方丈！再這樣下去，恐怕中午要過『水齋』！」

「過水齋！」方丈和尚不禁皺了一下眉頭，放下手中佛珠，鬆了腿。

「是的。」

「米全用完了？」

「是的。」監院師父無奈地點頭。

方丈和尚若有所思，片刻後才說：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監院師父見和尚並無指示也不再多說，正欲轉身離去時，和尚又開口：

「哦！對了！你們就像往常一樣繼續用功，修行辦道，切不可因為飲食不足

而分了道心。」

「是！大眾已經撐了一段時間，卻連一句埋怨也沒有。」

時間緩緩地過去，中午時分已接近了，此刻是這麼地沈寂，因為現在正是僧眾們過堂用齋的時間，年輕的方丈披起他的大紅袈裟，隨著大眾過「水齋」。今天的午齋特別早結束，因為才喝一碗水的工夫，僧眾們便已結齋，魚貫出堂。和尚早下了法座，卻似乎沒有回察的意思，躊躇一下之後，轉一個身，邁開步子筆直地往廣場走去，拾級而上，終於來到大雄寶殿門前；他跨過門檻，向佛頂禮問訊後，便逕往旁邊那高大威武的護法神將——韋陀菩薩走去。他嚴肅正色地說：

「韋陀菩薩！我自知年輕，沒有道德來感化施主們發心供養，但是如今您也看到了，現在常住大眾在過水齋！韋陀菩薩！您安心嗎？您還能安安稳穩地站在這裡接受頂禮膜拜，卻眼睜睜地看著僧眾沒飯吃，餓肚子嗎？」

韋陀菩薩持著杵，默然無聲……和尚舉起了手，向他低聲喝道：

「韋陀！如果……如果今天常住再無人供養，僧團大眾繼續過水齋的話，我決定將與您同赴生死、共存亡！」

和尚說完話，不管門外驕陽多刺目，昂然地、頭也不回地走了。寬大的紅袈裟翩然生風，爲了成就大眾修行，和尚只能出此下策了！說也奇怪，難道是方丈的真心感動了龍天護法？或只是因緣殊勝巧合？總之，就在當天日影西斜時，海邊突然出現了一大群人扛著數百袋沈重的白米，吆喝著往湧泉寺走去。

這是什麼原因呢？一問之下才知道這數百袋的白米，本來不是有意要送來供養的，只因爲這艘米船在航行途中，突然遇到一陣巨大的狂風，向他們吹襲而來，好像是推著、拉著，硬將他們送到岸上；商主一下船後，聽人說，鼓山附近有一間大寺，裡面住了數百位僧人，在那兒精進用功、修行辦道，他一聽大喜，心想：

「這個正好！既然是順風來了，乾脆布施供養三寶好了！」

於是，多日來湧泉寺的飲食問題總算解決。後來，當方丈和尚又再度來到韋陀菩薩面前，準備禮謝時，這一看，哎呀！不得了，和尚發現這個韋陀菩薩的臉

上，竟然全是汗，豆大的汗珠正從菩薩的額頭上滑溜下來。可見韋陀菩薩是費了多大的勁兒，才將這一整船的白米從海上帶回來，方丈和尚見後不禁笑道：

「韋陀啊！您真辛苦了！這樣子吧！爲了感念這段特殊因緣，從今以後，您就坐下來，不必再這麼辛苦站著了！」

這就是爲什麼在一般寺院看到的「護法神將」都是站相，唯獨鼓山湧泉寺的韋陀菩薩卻是「坐相」的原因！

附註：傳說佛陀涅槃後，有一隻捷疾鬼盜取了佛牙一雙，當時「韋馱菩薩」急忙趕去追還，因此成為佛教裡的「護法神將」，也是娑婆世界賢劫千佛中的最後一尊佛。

韋陀菩薩聖相所持寶杵的姿態，隱含中國佛門特有「約定俗成」的意思，也顯示出佛門特有的含蓄表達：手扶杵拄地，表示接受遊僧掛單布膳；離

地合什掛於雙肘，表示不方便接受；也有前手持印另一手托杵直立掛於肩上作護衛狀的（如雍和宮），這是皇家勒建寺院不接受掛單布膳的特有表示。但接受掛單的寺院，還要注意到是否有掛上巨長的長形木魚（長形木頭雕如魚狀），若木魚朝寺內，表本日可接受掛單；若朝寺外，表示本不方便接受掛單。我們很欣賞這種含蓄交「心」的表達方式，這也彰顯出佛門對修「心」的重視；我們瞭解這俗例後，就不會唐突掛單，做出對出家人不方便的莽撞行為了。

韋陀菩薩一般的塑相，都是站著的立相，代表恭敬保護道場、保護修行人的意思。根據調查到的資料，好像除了福州湧泉寺外，尚有東天目山的韋陀菩薩是坐相，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因為東天目山是韋陀菩薩自己的道場，在自己的家，他當然可以坐著！別的地方的護法，則多半是用立相，很少看到坐相。

我們都知道，出家僧人的物質生活所需，皆是由十方善信的布施供養，才能使僧眾無後顧之憂，全心投入修行聖道、契佛深理，乃至於積極深入世間，淨化人心，推動社會善良風氣，此誠可謂「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在潛移默化之中，有大裨益，自利利人。今天這個時代經濟發達，生活水準提昇，飲食物質的供應已不像從前那般艱辛；但在古代數百成千人的大叢林裡，生活上的四事供養卻經常成為一個頗令人費心的問題。固然「有法有食」的道場十分難得，但在「有法無食」的時候，大眾更不該忘記初衷，就像湧泉寺雖然曾經發生「過水齋」的窘況，但能時刻以道為念，努力修行，常懷慚愧，自然道業成就，當下可感護法龍天擁護矣！

「朋友與敵人」

有一個牧場主人，養了許多羊，他的鄰居是個獵戶，院子養了一群兇猛的獵狗。這些獵狗經常跳過柵欄，襲擊牧場的羔羊。牧場主人幾次請獵戶把狗關好，但獵戶不以為然，口頭上答應，可是沒過幾天，他家的獵狗又跳進牧場，咬傷了好幾隻小羊。

忍無可忍的牧場主人，找鎮上的法官評理。聽了他的控訴，明理的法官說：「我可以處罰那個獵戶，也可以發布法令，讓他把狗鎖起來。但這樣一來你就失去了一個朋友，多了一個敵人。你是願意和敵人作鄰居呢？還是和朋友作鄰居？」

牧場主人說：

「當然是和朋友作鄰居。」

「那好，我給你出個主意，按我說的去做，不但可以保證你的羊群不再受騷擾，還會爲你贏得一個友好的鄰居。」

法官如此這般交代一番，牧場主人連連稱是。一到家，牧場主人就按法官說的挑選了三隻最可愛的小羔羊，送給獵戶的三個兒子。看到潔白溫順的小羊，孩子們如獲至寶，每天放學後，都會在院子裡和小羔羊玩耍嬉戲。

因爲怕獵狗傷害到兒子們的小羊，獵戶做了個大鐵籠，把狗結結實實地鎖了起來。從此，牧場主人的羊群，再也沒有受到騷擾。爲了答謝牧場主人的好意，獵戶開始送各種野味給他，牧場主人也不時用羊肉和奶酪回贈獵戶，漸漸的兩人成了好朋友。

附註：「話」人人會說，只是不見得人人「會說話」；有話好說，只是不見得

人人「說好話」。不會說好話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他沒有多為別人想一想。舉個例子：有個新移居美國的華僑，在他住屋的後院搭建一間工具房；那工具房是買現成的材料，來拼裝的，以便用來放剪草機、鏟子、鋤頭等整理花園的工具。當這僑民正興高采烈地拼裝到一半時，他的鄰居竟然隔著牆喊道：「你亂蓋房子，是違法的。」他氣極了，跑到建管處去問，得到的答案是蓋十呎乘十呎以內的工具屋，不違法；只有超過，才違法。他回去量了量自己買的工具屋，是十呎乘十二呎，多了兩呎，於是拿去退掉，換成合法的尺寸。工具屋搭好了，他心想：「我非去糗糗那位鄰居不可，告訴他：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我已去政府單位問過了，現在搭的絕對合法，歡迎去告！」他的另一個鄰居朋友告訴他說：「你何必這麼說呢？何不換個方式，對他說：『真是謝謝你，幸虧你事先提醒我，不然我的工具屋多了兩呎，恐怕會因為違法得拆除，就白蓋了。』你不是照



樣讓他知道你去問過政府單位，現在是合法建築了嗎？」這位新移民想了想，覺得有理，照辦了。結果不但沒有得罪鄰居，還交上了好朋友。

要說服一個人，最好的辦法是設身處地，為他著想，讓他也能從中受益！

「寓意深遠的中國字」

清乾隆皇帝博學多才，思維敏捷。一次他到江南巡視，見一農夫扛著鋤頭，就故意跟身邊的宰相張玉書開玩笑：

「這是什麼人？」

張回答說：

「他是個農夫。」

乾隆又問：

「農夫的『夫』字怎麼寫？」

張順口答道：

「就是二橫一撇一捺，轎夫之夫，孔夫子之夫，夫妻之夫，匹夫之夫都是這

麼寫。」

不料乾隆聽後搖頭說：

「你這個宰相，連這個夫字的寫法也辨別不清。」

乾隆皇帝說：

「農夫是刨土之人，故上寫土字，下加人字；轎夫肩上扛竿，故先寫人字，再加二根竹竿；孔老夫子上通天文，下曉地理，故這個夫字寫個天字出頭；夫妻是兩個人，故先寫二字，後加人字；匹夫是指大丈夫，故這個字先寫個大字，加一橫便是。同一個字，其用法不同，則寫法有別，絕對不能混為一談啊！」

附註：以上由乾隆皇帝對中國字分析之深妙，可見其文學造詣頗深，且其平日對事情觀察很細微，才能有如此不同凡人的殊勝見解。

中國字除了「一個字」的寓意靈活奧妙之外，甚至由兩個字以上所組成的詞句，也同樣蘊含著許多人生哲理，譬如：

「慚愧」：心鬼為愧，心中有鬼也。斬心為慚，斬除心中之鬼，是為慚愧。人若知慚愧，常斬心中鬼，則鬼無處藏、無處生；心中無鬼則問心無愧。

「捨得」：捨得捨得，寓意深刻，有捨有得，不捨不得，小捨小得，大捨大得，欲求有得，先學施捨。

「慈悲」：「茲心」既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際托空，無住而生慈悲，乃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若心有住，即是妄心，名假慈悲。

一 握沙哲學 一

在一望無際的海灘上，一位即將出嫁的女兒，向母親提了一個問題：

「媽媽，婚後我該怎麼把握愛情呢？」

母親聽了女兒的問話，溫情地笑一笑，然後慢慢地蹲下，從地上捧起一堆沙子。女兒發現那堆沙子在母親的手中，捧得圓圓滿滿的，沒有流失，沒有撒落。接著，母親用力將雙手握緊沙子，沙子立刻從母親的指縫間洩漏下來。待母親再把手張開時，原來的那堆沙子已經所剩無幾，其圓圓滿滿的形狀也早已被壓得扁扁的，毫無美感可言。其實，那位母親是要告訴她的女兒：

「愛情無需刻意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愛情，反而越容易失去。正如雙手捧起一堆沙，握得越緊，反而手中所剩越少，而那些從指縫中間漏掉

的，全是自己太用力，太珍惜，太想留住的部分。這就像愛情不能抓緊一樣，人生中的許多事情也都如此。凡事要懂得拿捏，超過了那個限度，就難有美感可言，甚至失去美好的一切！」

附註：大凡美滿的婚姻一定有其必備的條件，首先重要的是夫妻彼此要尊重對方，完全站在平等的立場談感情，絕對不干涉對方的自由，古人所謂的「相敬如賓」即是。

美滿的婚姻，並不是沒有發生過問題的婚姻，而是夫妻在經營婚姻的過程中，能夠互相關懷、相互扶持，並體諒對方，為對方著想。知道如何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不讓婚姻受到不能挽回的傷害！

如果具備這些條件，我相信婚姻是男女之間最美好、最重要的關係。真正的愛是接納、包容；是在能愛的時候，懂得珍惜；在該珍惜的時候，好好



去愛。總之，要想經營出美滿的婚姻，需要感情、理智與毅力三者兼備；尤其最忌諱將對方視為自己所擁有的財物，而任意使喚，甚至蹂躪、糟蹋、遺棄。願大家珍惜這段美好姻緣，祝福大家！

二 魔

佛初成道時，魔王波旬即來見佛，勸請如來速入涅槃。他說：

「世尊！您所作已辦，已證一切法無生，可以速入涅槃。」

佛陀對波旬說：

「我諸弟子尚未成就，我不宜入涅槃。」

波旬便說：

「那麼待世尊弟子皆成就時，應即入涅槃。」

佛默然應承，於是魔王波旬歡喜踴躍。波旬又對世尊說：

「世尊！等世尊滅度後，於末法時期中，我將化爲比丘僧，於世尊佛法中出家，披佛袈裟，誦佛經典，而破壞佛法。」

於是世尊落淚。

附註：魔，全稱為魔羅。意譯為殺者、奪命、能奪、能奪命者、障礙。常指奪取人之身命及慧命之四種魔。

(一) 蘊魔：又作陰魔、五陰魔、五蘊魔、五眾魔、身魔。即色、受、想、行、識等五蘊積聚而成生死苦果，此生死法能奪慧命。

(二) 煩惱魔：又作欲魔。即為身中之百八等煩惱，能惱亂眾生心神，奪取慧命，致不能成就菩提。

(三) 死魔：能令眾生四大分散，夭喪殞沒，而使修行人無法續延慧命。

(四) 天子魔：又稱他化自在天子魔、天魔。即欲界第六天之魔王，能害人善事，憎嫉賢聖法，作種種擾亂事，令修行人不得成就出世善根。

上述前三者為內魔，最後者為外魔。

據《大智度論》卷五十六載：天魔能變現龍身等種種令人畏怖之異形，於夜間恐怖修行人；或顯現上妙之五欲，以擾亂菩薩；或變轉世間之人心為大供養，行者若貪著供養，則墮失道德；或輕惱菩薩，打罵傷害，無所不為；或令行者遭受苦厄，心生瞋恚憂愁。天子魔以其雜福德業之因緣，故具有大勢力；並以其具邪見力之故，能奪行者之慧命。

可見魔的現形有多種，只要能讓真正的修行者退道心；或勸修行人早入涅槃；或為獅子身上蟲，返吃獅子肉；或為附佛外道……等等，皆為魔的變形物、魔的化身，可謂「族繁不及備載」，修行人不得不認識清楚、謹慎應對！

一 逆向思考 一

同在一間公司上班的張小姐和王小姐素來不和。

有一天，張小姐忍無可忍的對另一個同事李先生說：

「你去告訴王小姐，我真受不了她，請改改她的壞脾氣，否則沒有人會願意理會她！」

李先生回答：

「好！我會處理此事。」

這以後，張小姐每次遇到王小姐時，王小姐果然是既和氣又有禮，與從前相較，簡直判若兩人。張小姐向李先生表示謝意，並且好奇的說：

「你是怎麼說的，竟有如此的神效？」

李先生笑著說：

「我跟王小姐說：『有好多人都稱讚妳，尤其是張小姐，說妳又溫柔又善良，脾氣好、人緣佳！』如此而已。」

附註：「逆向思考」就是說一個人的思想模式，不能只有直線的、單向的、呆板的、一成不變的；凡事必須要從前後、左右、上下、正反等多方面去思考；也就是說，當事情陷入膠著狀態時，不妨「換個角度」來看，往往會出現轉圜的餘地。所以「逆向思考」在中國又稱為水式思考，在西洋則稱S型思考。一般所謂「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即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啊！

禪門所謂「參」，就是反第六意識的逆向思考，它不但是逆向思考，而且是全面的思考。「逆向思考」是事理圓融、理事無礙的；也就是把正面、

負面的一切可能性調和起來。譬如：企業界把利潤分享員工，結果回收更多；在日常生活中，對於打擊我們、傷害我們的敵人，能以德報怨，化敵為友，這些都是逆向思考。

胡適之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是逆向思考；《般若心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是逆向思考。「你騎馬來我騎驢，看看眼前我不如；回頭一看推車漢，比上不足下有餘。」更是逆向思考。

逆向思考能破除傳統的思想束縛，逆向思考能化腐朽為神奇，逆向思考能把垃圾變資源，逆向思考能把無用變有用。很多的開發方案，都是由逆向思考激發出來的。雖然人類沒有辦法征服大海，但是我們可以用高原之土來填海造陸，增加許多可以利用的新生地；甚至連不適人居的沙漠，人類也能以最新的科技，創造出生命的奇蹟，拉斯維加斯就是一個例子。

一 高僧真儀 一

唐朝宰相裴休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也是禪門的大德。

有一天，他到了龍興寺時，看到牆上有一幅畫，就問寺眾：

「這是什麼圖相？」

寺僧回答：

「是高僧的真儀。」

裴休宰相說道：

「真儀我是看到了，可是高僧在那裡呢？」

寺僧無言以對，裴休宰相再問：

「不知你們寺裡可有禪人？」

寺僧回答：

「最近有位來掛單的雲水僧。」

裴休宰相勞動寺僧，請雲水僧出來相見。禪者來時，裴休宰相以同一個問題，請求開示。雲水僧道：

「請相公發問。」

裴休正要開口，雲水僧突然喚道：

「相公！」

裴休隨聲應諾。雲水僧有如不聞，再追問：

「在什麼地方？」

裴休在雲水僧的這一句話下豁然大悟，隨即拜雲水僧為師。雲水僧不是別人，正是黃檗希運禪師。

附註：一切相只是一個形貌，不是一個真人，裡面沒有真的生命。我們的真心，就是被這許多事相迷惑；自己永恆的生命，真正活潑的精神，反倒不能顯現。

「面對裴休宰相「真儀在那裡？」的問題，黃檗希運禪師蒙住他的口，叫他的名字。意思是：「何必要問別人，到另外的地方找高僧、找真理，自己為什麼不當下直接承當呢？」

其實，裴休宰相也果真在當下找到了真實的自己。後來裴休宰相一生奉行黃檗希運禪師的「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當作如是求。」不在形相上計較，而在形相之外去會得佛的慈悲、佛的威德、佛的神通、佛的自在。

「真正的高手」

左宗棠很喜歡下圍棋，而且，還是箇中高手，屬僚皆非其對手。

有一次，左宗棠微服出巡，看見一茅舍，橫樑上掛著匾額「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不服，入內與茅舍主人連弈三盤。主人三盤皆輸，左宗棠笑道：

「你可以將此匾額卸下了！」

隨後，左宗棠自信滿滿，興高采烈的走了。

過沒多久，左宗棠班師回朝，又路過此處，便好奇地的找到這間茅舍，赫然發現「天下第一棋手」之匾額仍未拆下，左宗棠又入內，與此主人較量，連下了三盤，左宗棠三盤皆輸。左宗棠大感訝異，問茅舍主人何故？主人答說：

「上回，您有任務在身，要率兵打仗，我不能挫您的銳氣；現今，您已得勝

歸來，我當然全力以赴，當仁不讓啦……」

附註：有一個楞頭楞腦的流浪漢，常常在市場裡走動，許多人很喜歡開他的玩笑，並且用不同的方法捉弄他。其中有一個大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手掌上放一個五元和十元的硬幣，由他來挑選，而他每次都選擇五元的硬幣。大家看他傻乎乎的，連五元和十元也分不清楚，都捧腹大笑。每次看他經過，都一再地以這個手法來取笑他。

過了一段時間，一個有愛心的老婦人，忍不住問他：

「你真的連五元和十元都分不出來嗎？」

流浪漢露出狡黠的笑容說：

「如果我拿十元，他們下次就不會讓我挑選了。」

當人自以為聰明時，其實正顯出愚昧和無知。能以柔和謙卑的態度與人相

處，才是智者的作為。世間真正的高手，是能勝而不勝，有讓人的胸襟；能贏而不一定要贏，有善體人意的心懷，不是嗎？



一 最值得回憶的事 一

古時候有一位大將軍，因為替朝廷立了許多戰功，所以非常受皇帝倚重、信任，權勢也很大。在他過八十歲大壽的時候，家人特地邀請了許多賓客一起為他祝賀。壽筵上，有人問大將軍說：

「請問將軍，在您這一生當中，有沒有最值得回憶的事？」

所有的賓客都以為，大將軍必定會將某一場功勳卓著的戰役，視為最值得回憶的事。沒想到，大將軍思索了一會，卻回答說：

「我這一生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應該是有一年的午後，我穿著便服外出散步，在走到橋頭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小女孩。」

賓客們聽到這裡，紛紛猜測接下來一定會有出人意表的發展，並且認為那個

小女孩絕對不是普通的人物，不然怎麼會讓這位威震天下的大將軍留下那麼深刻的記憶？聽了賓客們的猜測，大將軍笑著搖搖頭說：

「你們都猜錯了，她不過是一個普通人家的小女孩而已。」

大家聽了更好奇了，一個普通人家的小女孩，怎麼能令大將軍如此記憶猶新呢？大將軍慢慢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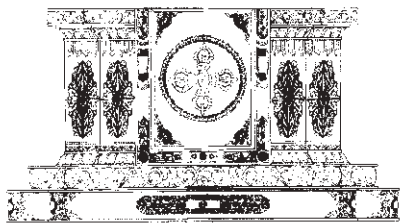
「這個小女孩只不過是希望我帶著她過橋而已。」看見賓客們一頭霧水的樣子，大將軍對賓客們解釋：

「當我穿著將軍的官服時，每個人看到我，都對我畢恭畢敬；不論我走到哪裡，大家都對我百般禮遇。可是那一天，我像個普通百姓一般，穿著尋常的便服外出散步，在走到人來人往的橋頭時，那個小女孩竟然選擇我帶她過橋；這表示，就算我不是大將軍，卻仍然能得到別人的信任，這是我終生最難忘懷且引以為傲的一件事！」

附註：有很多人因為自己的頭銜很高，就目中無人，以為每個人對他的禮遇和尊重是理所當然的；一旦卸下了這個頭銜，才發覺以往受人百般的尊重和禮遇全都不見了。此時，徒然感歎：原來別人真正尊重的，不過是他的頭銜而已，並不是他本身的德行。你也曾經有過這樣的失落感嗎？不管是多威風、多顯赫的頭銜，總有一天會因為時間的變化而褪色；因為使頭銜發光發亮的是別人，所以使它褪色的也是別人。世間的一切，竟是這麼地無常、脆弱啊！我們應當及早覺悟，看透這些名利、權位的虛幻，才不致被虛名所累，被權勢所迷，終生成為追求名利的奴隸。

由歷史上的例子，我們可以得知，世界上沒有永遠存在的權力，人生舞台上也沒有永不退場的演員。與其緊抓著頭銜不放，或者試圖透過頭銜贏得別人敬重，倒不如好好的修養自己；如此一來，你能得到的，會遠比頭銜

給你的還要多！



一多聽少說

過去曾經有個小國的使者到中國來，進貢了三個一模一樣金碧輝煌的金人給皇帝，皇帝甚為高興。可是這小國的使者，同時出了一道題目，要求回答，若答不出來，則原物送還。使者問道：

「這三個金人哪個最有價值？」

皇帝想了許多的辦法，請來珠寶匠檢查，稱重量，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樣的。怎麼辦？使者還等著回去彙報呢！泱泱大國，不會連這個小事都不懂吧？最後，有一位退位的老臣說他有辦法。

皇帝將使者請到大殿，老臣胸有成竹地拿著三根稻草，將其中一根插入第一個金人的耳朵裏，這稻草即從另一邊耳朵出來了；再將第二根稻草插入第二個金

人的耳朵，稻草卻從嘴巴裏掉出來；而插入第三個金人耳朵的稻草，則直接掉進了肚子裡，什麼聲響也沒有。老臣說：

「這第三個金人最有價值！」

使者默默無語，也間接承認了答案是正確的。

附註：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最有價值的人，既不是「聽而不聞」的人，也不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之人；老天給我們兩隻耳朵、一個嘴巴，本來就是讓我們「多聽少說」，而且「聽」了之後，還要在心中多作「思惟」，方可有所行動，否則容易因「心直口快」而「禍從口出」，故儒家告誡我們凡事要「三思而後行」，唯有如此，才可避免行為魯莽衝動，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

佛陀更在《楞嚴經》中教導我們認識自己的六根根性，以及六根的功德，

讓我們知道此娑婆世界的眾生，耳根偏利，凡修行者皆「由聞、思、修，入三摩地」。因此佛陀亦以音聲來作佛事，綜其一生，共講經三百餘會、說法四十九年。所以我們要善於利用耳根的殊勝功德，一方面傾聽別人的忠告，反躬自省，另一方面更要「反聞聞自性」，由「聞」中証入不生不滅的真如體性，才不枉費此生「得聞佛法」的殊勝因緣！

我想，可能當時皇帝的身邊，沒有一個真正通達佛法大意的智者，所以才會對這種難題回答得不夠圓滿。站在世間處世的智慧來看，第三尊金佛的處世哲學最不會讓自己或他人受到傷害，招來後患；然而，站在覺悟的立場來看，法法平等，哪有高下之分？如同金性是平等的，做成了佛的相，所以就成了金佛，但金性卻始終未曾改變啊！再者，透過製作者的用心，就傳達了不同的功能、利用，誰能意會，誰就契合了他的用心，和如如不動、不變的真理有啥相干？

佛菩薩起心動念，身口意三業的造作，無不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請問：這三尊金佛哪一尊不是代表圓滿佛性的流露？

第一尊金佛左耳聽了含有貪瞋癡三毒的話，就立刻讓它從右耳跑出來，不讓垢染玷污了心性，煩惱永離身心，祂的智慧是多麼清澈明了啊！請問：祂是否為世間的無價之寶？

第二尊金佛的耳朵聽了許多解脫煩惱的佛法，就立刻從嘴巴說出來，暢演給眾生聽，急著要和眾生分享心中解脫的喜悅，祂的慈悲是多麼徹入骨髓啊！請問，祂是否為世間的無價之寶？

第三尊金佛的耳朵聽了許多惡口中傷別人的話，或挑撥離間朋友的話，或是滿腹牢騷、欺誑他人的話，就立刻吞進腹中，讓它們都爛在肚子裡頭；因為祂有開闊的胸襟、寬廣的肚量，能傾聽眾生的心聲，甘願做為眾生傾吐煩惱的垃圾桶；且更能勸慰眾生、引導眾生，開發自己本具的淨智妙

慧，祂的慈悲是多麼圓滿究竟啊！請問：祂是否為世間的無價之寶？

既然三尊金佛都是世間的無價之寶，請問：如何分出高下貴賤？人生所遇到的情境，因時、因地、因人而有種種不同，如果應對的機智只有一種，人生豈能自在無礙？

佛法說：「一切色，皆是佛色。」大家可否意會？



一 恆順眾生 一

佛在世時，有一人因爲長得難看極了，所以人人都叫他「醜鬼」。醜鬼的父親是一個大富長者，在社會上是頗有體面的人，現在有了這樣一個醜陋的兒子，心裡老是覺得很難爲情。於是把他軟禁在家中，從不讓別人看到。可是醜鬼越來越長，漸漸成人，因而不能永遠軟禁在家中；如果讓他到外面走走，長者又怕惹起別人的恥笑，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後來在一籌莫展之下，想出一個辦法，乾脆把醜鬼送入深山，讓他獨自生活。

醜鬼入了深山，飛鳥見他樣子長得太醜，連忙飛離開他；走獸見了他的樣子醜得怕人，也跑得離他遠遠的。醜鬼見到飛禽走獸，都不喜歡和他接近，不覺愁悶得很，心想：

「我生得如此醜陋，不但人見人怕，就連禽獸也遠離我，這究竟是什麼業障所感？」

因此感到無限的惆悵，心中老是被苦痛糾纏著！

當時佛入定觀察，知道醜鬼善根已成熟，可以接受教化。於是率領一大群比丘入深山去住。醜鬼在深山中，見佛與比丘眾，相好圓滿，自慚形穢，遂遠遠避了開去，遙向佛這邊望過來。佛知醜鬼的意思，立即變成一個比醜鬼更醜陋的比丘，來到醜鬼的住處。醜鬼一看，心想：

「世間居然也有比自己還醜陋的人！」

心中不免稍感自我安慰，便很安心地走過去與那醜陋比丘交談，而且彼此極為投緣，相處得很好！

有一天，佛變的醜陋比丘正在打坐修禪，當他在入定時，樣子越變越漂亮，醜鬼看見了，不免覺得奇怪，就問醜陋比丘：

「你我都是長得很醜陋的人，爲什麼你在入定時，相貌會忽然變得很漂亮呢？」

變化的比丘回答說：

「我確實不知是什麼原因，不過每次在入定時，我就觀想佛及諸比丘眾的相好圓滿，於是，我的相貌也就跟著變得好看起來！」

醜鬼聽後，心中大爲高興，接著問道：

「我可以學一學這個方法嗎？我也可以變成漂亮一點嗎？」

變化的比丘說：

「當然可以，你只要專心觀佛及諸大比丘的相好圓滿，你也可以變成漂亮的人了！」

醜鬼聽了，學著去觀，一觀就變成漂亮的人了。佛就是這樣「隨順眾生」，以度化醜鬼的。

附註：「恆順眾生」頗不容易，眾生有種種性格、種種心向、種種欲求、種種需要。從菩薩的立場，以菩薩的智慧，因應種種不同的眾生；縱然對於同一個眾生，於不同的時地，也會有不同的需求。而且，眾生自己想要的，未必是他真正需要的；眾生自己覺得需要的，未必就是菩薩認為該給的。

有一位居士，交了一些愛喝酒、愛賭博、愛逛花街柳巷的酒肉朋友，並且經常陪著他們一起玩，問他為什麼要過如此糜爛的生活？他卻理直氣壯地回答我：「普賢菩薩不是教我們要恆順眾生嗎？我若不這樣，就沒有辦法跟他們在一起，他們也永遠沒有機會接觸佛法了。」

其實，這位居士，度人不成，反而被那班惡友度去了！首先自己的功德力、定力若不夠降伏對方，對方怎麼可能聽你的話，認同佛法甚至接受佛法；不但自己沒有能力感化對方，反而在眾人強大惡業的驅使下，不知不

覺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這絕不是「恆順眾生」的本意。雖然在菩薩行的「四攝法」之中有「同事攝」，就是先讓自己同於他，再讓他來同於己；不過這首先要看準狀況，自己已具備能力，且觀察對方的因緣也已成熟時，才可運用此法。

真正的「隨順眾生」先要估量每一個眾生的根器利鈍、程度高下、性格心向，來決定用什麼樣的佛法，在什麼樣的狀況下給他佛法，如此才能讓他如渴得飲、如饑得食似地接受佛法、運用佛法！

一來去自如

唐朝元和年間，襄州有位名叫龐蘊的居士，是佛教史上的有名人物，一家四人都都是禪師。一天，龐蘊居士對女兒龐靈照說：

『我今天中午就要死了，你幫我看看，日正當中時告訴我一聲，我就死。』他女兒到外面看了，回來說：

『不知是不是中午，今天日蝕，太陽被遮住了。』

龐蘊說：

『怎麼可能？我出去看看！』

出去看時竟然沒有日蝕，就趕快跑進來，發現女兒已經坐在他準備好的蒲團上死了。龐蘊說：

『沒想到讓你先走了，我不想這麼早死，七天後我再死。』

七天後就坐著死了。死後他的妻子龐婆跑到田裡告訴其子，說：

『你爸爸和妹妹都死了。』

他的兒子說：

『他們都死了，我也要快去。』

結果扶著鋤頭，站著死了。龐婆看了，說：

『你們三個都這樣死，我偏不這樣死！』

說完就走路離開住的地方，從此不知所終。

附註：死亡是大自然賦予人的最終命運，人無論貴賤，最終都會與死神為伴，與死亡共舞。長期以來，人類一直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最大限制，一直在尋求克服死亡障礙的辦法。從中國古老的道教，到西方現代的哲學，死與生

的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中心，一直困擾著無數勤於思考、勇於關注人類未來命運的睿智之士。然而，死亡是人類的最終命運，無論人們作出多大努力，終究難逃死神的一擊。面對死亡，人們只好悲天嘆命，徒喚奈何，由此產生了痛苦、抑鬱、迷茫和恐懼，被迫在瑟瑟發抖中迎接死神的到來。這影響了人類生活的快樂，使吾人一生都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

佛教反對這種對待生死的消極態度，而把死亡當成生命中一個必要的環節，看作是極其自然的事，所謂有生必定有死，生命無常啊！因而，他們面對死亡，以自然之心待之。活著的時候便快樂地活著，死的時候則快樂地死去，其精神已超越了生死的限制，因此能成功地掌握自身的命運！

上面的故事便是佛教對待生死態度的反映，實際上，它是要教導人們：以快樂的態度對待生死，過一種愉快自在的生活，切勿被死亡的恐懼打亂了生活的節奏。在當時，龐居士一家人的生活作風深受人們的讚賞，龐居士



也因此被人們看作是「維摩詰大士」的化身。

一 逆向開展自己 一

羅馬時代的歐洲有一則傳說：一戶人家的佣人，在廚房裡不小心打破了一瓶油，驚嚇地想用他的手把油再搥回去。當時做飯都是燒木柴或麥梗，因此地板上有許多灰屑，也一併被佣人的手搥收起來。事後，佣人到井邊洗手，發現雙手去污神速；這個小錯誤卻意外的促成肥皂的誕生。

原來，油加上草木灰中的鹼成分，具有去污功能。一般人都不喜歡手滑膩膩的，會想盡辦法「去掉」油。但是若在油中「添加」鹼的成分，反而會讓「油」變成具有「去油」的額外功能。

附註：這故事使我們獲得下列的啟示：想要去除某些東西，有時候反而可以使用

逆向「添加」的方式，來達成目的。

放眼目前職場的糾結，上司執意要「去掉」不順眼的下屬，這種案例何其多！美國一家知名汽車公司，因一位高階主管的錯誤判斷，虧了一千萬美元；高階主管引咎辭職，總裁卻說：「我才剛剛花了一千萬美元訓練你，怎麼可以輕易讓你走？」就人性與榮譽心來看，這位主管接下來應該會更拚命為公司效命吧！另一則故事也是發生在美國。一位總裁巡視公司，發現一位員工，坐在窗戶前發呆很久；總裁詢問總經理原因，總經理回報說：「我們公司八、九成的創意，都是這位員工在窗前發呆時想出來的」。

職員犯錯，一定不可原諒嗎？上班發呆，一定效益不彰嗎？相處不順的人，就一定得「去掉」或發落邊疆地帶嗎？主管看不順眼的人，就等同對公司毫無貢獻嗎？對人而言，什麼價值標準才是權衡他現階段表現的一把

尺呢？是主管的個人喜好，還是數字效益，或是其他向度的貢獻？

你知道狗與貓，永遠作不了朋友的關鍵因素嗎？因為狗高興時會張大眼睛、搖著尾巴；生氣時會眯起眼睛、裂著牙齒。貓恰恰與狗相反，眯眼時，代表喜悅；圓睜著眼，表示十足不滿；搖著尾巴，就是準備戰鬥。狗與貓永遠站在自己角度，解讀對方、敵對對方。

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能夠創造文明，發展最新科技，更具有反省覺照的本能，實在應該以我們的聰明才智，積極努力「化解」彼此的敵意，以慈悲無私的胸懷，「釋出」真誠與善意，讓對方的缺點，成為自己成功的助力！

「得不到」和「已失去」

從前有一座圓音寺，每天都有許多人上香拜佛，香火很旺。在圓音寺廟前的橫樑上有隻蜘蛛，結了一張網，由於每天都受到香火和人間虔誠祭拜的薰習，蜘蛛便有了佛性。經過了一千多年的修煉，蜘蛛佛性增加了不少。

有一天，佛祖光臨了圓音寺，看見這裡香火甚旺，十分高興。當他正要離開寺廟的時候，不經意地抬頭，看見了橫樑上的蜘蛛；佛祖停下來，問這隻蜘蛛：

「你我相見總算是有緣，我來問你一個問題，看你修煉了這一千多年來，有什麼真知卓見。請問：世間什麼才是最珍貴的？」

蜘蛛遇見佛祖很高興，想了一想，回答道：

「世間最珍貴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

佛祖聽後，點了點頭，離開了。

就這樣又過了一千年的光景，蜘蛛依舊在圓音寺的橫樑上修煉，它的佛性大增。一日，佛祖又來到圓音寺前，對蜘蛛說道：

「你可好嗎？一千年前的那個問題，你有什麼更深的認識嗎？」

蜘蛛說：

「我仍然覺得世間最珍貴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

佛祖說：

「你再好好想一想，我會再來找你的。」

又過一千年後，有一天，刮起了一陣大風，風將一滴甘露吹到了蜘蛛網上，蜘蛛望著甘露，見它晶瑩剔透、很漂亮，頓生喜愛之意。蜘蛛每天看著甘露很開心，它覺得這是三千年來最開心的幾天；突然，又刮起了一陣大風，將甘露吹走了。蜘蛛一下子覺得失去了什麼，感到很寂寞和難過。這時佛祖又來了，問蜘蛛

蛛：

「蜘蛛！這一千年來，你可好好想過這個問題：世間什麼才是最珍貴的？」

蜘蛛想到了甘露，對佛祖說：

「世間最珍貴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

佛祖說：

「好！既然你對世間有這樣堅固不移的認識，我就讓你投胎為人，到人間走一遭吧！」

就這樣，蜘蛛投胎到了一個官宦家庭，成了一個富家小姐，父母為她取了個名字叫蛛兒。一晃，蛛兒已十六歲，長成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十分漂亮又楚楚動人。這一天，皇帝要在後花園為新科狀元郎甘鹿舉行慶功宴，並邀請王公貴族的閨女佳麗及諸位公子參加。狀元郎在席間表演詩詞歌賦，大獻才藝，在場的少女無不被他的才華容貌傾倒。但蛛兒一點也不緊張和吃醋；因為她知道，這是

佛祖賜予她的姻緣。

事後有一天，蛛兒陪母親到寺廟上香拜佛的時候，正好甘鹿也陪同母親而來。上完香、拜過佛，二位長者在一邊聊起閒話，蛛兒和甘鹿也一起走到走廊上聊天。蛛兒很開心，終於可以和喜歡的人在一起了，但是甘鹿並沒有表現出對她的喜愛。蛛兒對甘鹿說：

「你難道不曾記得十六年前，圓音寺橫樑上蜘蛛網的事情了嗎？」

甘鹿很詫異地說：

「蛛兒姑娘！你很漂亮，也很討人喜歡，但你想像力未免豐富了一點吧！」

說罷，便和母親離開了。蛛兒回到家，心想：

「佛祖既然安排了這場姻緣，爲何不讓他記得那件事呢！甘鹿爲何對我一點的感覺也沒有？」

幾天後，皇帝下召，命新科狀元甘鹿和皇帝的長風公主成親；蛛兒和太子芝

草完婚。這一消息對蛛兒如同晴天霹靂，她怎麼也想不到，佛祖竟然這樣子對待她。幾日來，她不吃不喝，窮究急思，靈魂就將出竅，生命危在旦夕，太子芝草知道了，急忙趕來，對奄奄一息的蛛兒說道：

「那天在後花園眾姑娘中，我對你一見鍾情，我苦求父皇，他才答應我們的婚事。如果你死了，那麼我也不想活了。」

說著就拿起了寶劍準備自刎。就在這時，佛祖來了，他對快要出竅的蛛兒靈魂說：

「蜘蛛！你可曾想過，甘露（甘鹿）是由誰帶到你這裡來的呢？是風（長風公主）帶來的，最後也是風將它帶走的。甘鹿是屬於長風公主的，他對你不過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而太子芝草是當年圓音寺門前的一棵小草，他看了你三千年，愛慕了你三千年，但你卻從沒有低下頭看過它。蜘蛛！我再來問你，世間什麼才是最珍貴的？」

蜘蛛聽了這些真相後，好像一下子大徹大悟了，她對佛祖說：

「世間最珍貴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現在能把握的幸福。」

剛說完，佛祖就離開了，蛛兒的靈魂也回位了，睜開眼睛，看到正要自刎的太子芝草，她馬上打落寶劍，和太子深深地抱著……

附註：故事結束了！你能領會蛛兒最後一刻所說的話嗎？「世間最珍貴的不是

『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現在所能把握的幸福。」

我們可曾想過「死神隨時都在身邊等待著」，例如：早上醒來時，原本預期過的是另一個平凡無奇的日子，沒想到一個意外，如交通事故、腦溢血、心臟病發作等等，剎那間生命的巨輪傾覆離軌，突然闖進一片黑暗之中。我們的生命就是這麼地脆弱，那麼我們要如何面對生命呢？

我們毋需等到生活完美無瑕時，也毋需等到一切事情都平穩如意之時，現

在想做什麼，就開始去做吧！一個人永遠無法預料未來，所以不要延緩自己想過的理想生活，不要吝於表達心中的話，因為生命只在一瞬間！

每個人的生命都有盡頭，許多人經常在生命即將結束時，才發現自己還有很多事沒有做，有許多話來不及說，這實在是人生最大的遺憾。別讓自己徒留「為時已晚」的空餘恨。「逝者」不可追，「來者」猶未卜，最珍貴、最需要即時掌握的是「當下」，人們往往在追悔或緬懷過去，以及憧憬未來兩者之間，蹉跎而錯失眼前的大好時機，實在可愍、可悲啊！人生短暫飄忽，包得有一首小詩這樣寫：

「高天與原地，悠悠人生路；行行向何方，轉眼即長暮。」

正是道盡了人生如寄，轉眼即逝的惶恐。有許多事，在你還不懂得珍惜之前已成舊事；有許多人，在你還來不及用心之前已成舊人。遺憾的事一再發生，但過後再追悔「早知道如何如何」是沒有用的，「那時候」已經過

去，你追念的人也已走過了你的生命。所謂「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不管
是待人處世，或是修行辦道，就從現在這一念開始，好好把握吧！



「好事不如無事」

唐朝時候，龐蘊居士家裡相當富有，他學佛開悟後，把家裡面的金銀財寶裝在一艘大船上，然後划到長江中心，把船砸沈，讓金銀財寶全部都沈到江底，絲毫不剩！別人看到了，問他：

「你這些家產都不要了，爲什麼不拿去做好事，救濟別人？」

他說了一句話：

「好事不如無事！」

可見，無事才是真正的好事啊！

附註：龐蘊居士表演這齣戲，是教誡世人切莫「急功好利」，以有所求之心，

來做善事。因為一般人做好事，都是為了希求好果報。其實種福是「三世怨」，我們今生以有「我」心布施錢財做善事，來世必感召大富大貴的果報。但因有「隔陰之迷」，完全忘了前世自己曾是虔誠的佛教徒，因此可能倚仗權勢、作威作福傷害眾生，而造下地獄之因，來世必感召地獄之果，這就是第三世的果報，名曰「三世怨」。與其有第三世的苦果，何不今生了斷，把錢財全部毀掉！

佛陀教導我們要隨緣而不攀緣，永遠保持心地清淨、平等，吾人之心若能常保清淨、平等、慈悲，則所做的事樣樣都是好事，也才是真正的好事。如果心不清淨、不平等，對喜歡的人就慈悲，對不喜歡的人，一點也不慈悲，這絕不是真慈悲，而是佛教講的「愛緣慈悲」；以這樣的心態做好事，不是真正的好事。我們要了解佛的真實義，才能真正依教奉行，才是佛的好學生。



其實，龐居士可以不必那樣做，反而應該大做善事，只要內心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如《金剛經》所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行無相布施、三輪體空的「無漏善」；如此種「無漏因」，便能感「無漏果」，也就不怕有「三世怨」的事情發生了。

一唯佛與佛才能究竟了知一

在印度阿闍世王的時候，有一個屠夫去拜謁阿闍世王，乞求一願。王問何願？屠夫說道：

「啓奏陛下：我國每年總有好多個慶典節日，每一次慶典都需要殺很多牲口祭拜神祖，請陛下把這個機會賜給草民，草民當盡力做好它。」

國王覺得很奇怪，問道：

「屠殺的事很多人都不想做，唯恐造下殺業，爲什麼你卻主動來爭取呢？」

屠夫說道：

「陛下有所不知，我在好幾世以前出生爲窮人，以殺羊爲業，死後往生四天王天；在四天王天的天壽盡時，下生人間，仍然以殺羊爲業，命終之後往

生欲界第二天忉利天，天壽盡時，又下生人間，仍舊以殺羊爲業……如此往來六次，欲界六天我都去過了，享受無盡的天福，而每一次下生人間都以殺羊爲業。所以我知道殺羊可以生天，因此來乞求陛下給我這個屠殺祭拜的機會，希望將來命終還能夠往生天上。」

國王非常懷疑：

「假如像你說的那樣，你怎麼知道你六次都生天上呢？」

「因爲我有宿命通。」

阿闍世王對屠夫說的話非常懷疑，他認爲這是絕大的妄語：

「如此貧賤之人，殺業又那麼重，怎麼可能有宿命通呢？」

於是去請問佛陀。世尊說：

「屠夫沒有妄語，他確有宿命通，自知自己的前世，那是因爲他在多生前，值遇辟支佛出世，見辟支佛法相莊嚴，心生歡喜。此人仰瞻佛面，俯

視佛足，頓時生出無比的善心。以這樣的功德，他在命終之後往生六欲天，往返人間六次，且能自知自己的前世，這都是他見佛的因緣果報成熟的緣故。但他六次在人間所犯下的殺羊罪報尚未成熟，等他這一期生命結束後，必定墮落地獄受殺羊之罪。地獄罪報受盡後，又當投生為羊，被人宰殺，一一償還他以前殺羊的罪業。此人只知自己前六世往返天上、人間之事，便以為在人間殺羊就是生天的因，如此實是無明闇障，並非真正的通達。」

附註：前面所說的屠夫故事，就是「五利使」中，非因計因的「戒禁取見」。修功德必需深明因果，所謂「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若殺羊、殘害生靈也能夠生天，顯然是違背了因果律，無有是處。進而言之，如果凡夫修行功德只知為了求人天果報，亦非真實功德。而菩薩源自智慧清淨業，能莊嚴

佛事，依順法性而入清淨相，此法不顛倒、不虛偽；「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修行功德，不以世求」，如此才是真實功德。

《妙法蓮華經》卷一云：「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佛之悟境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因位菩薩、二乘與凡夫等俱不知其意。



一 生就帶來，死也會帶去 一

當人光著身子來到世間時，第一件事是大哭一場，也許是知道，從此刻起開始往死路走，好不害怕……。還好周遭的人都歡迎他的到來，都不說是「往死」，而稱之為「生日」。當離開世間時我們俗稱「往生」，這往生的意思是往生路的開始，一切榮華富貴、金銀財寶都留下來，這時是周遭的人在哭、在思念，往生者是不發一語地走了。這光著來、光著去，眼見為真，因此大家都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言之有理，深信不移。

時代改變了，資訊時代的來臨，大家在有線無線網路上傳輸著資料，這無形的訊息雖看不到，但它是存在的。假如我們每個人是一部電腦，那人生點點滴滴都記錄在這部電腦中的記憶體上。當人往生時，就像我們離開這部電腦，將訊息

存在隨身碟帶走一樣；而出生時，就像將隨身碟資料置入電腦中。如果此論成理，你還能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在進入生物科技時代，我們不久的將來會更加相信這帶來帶去的資料是甚麼。大家都知道DNA這個名詞，知道它是有系統的，但每個人的DNA又都不盡相同。我大膽地說，這就是「每個人累世的行為記錄資料」，假設這理論是對的，我們就更要警惕，這歷史記錄是跟著我們生生世世的，大家可要好好寫才是！

附註：在「唯識學」上所提到的第八阿賴耶識，謂之「藏識」，能含藏一切種，包括善、惡、無記、有漏、無漏等種子，而且吾人一生當中所有七轉識的現行，都會熏習第八識的種子，使令第八識的種子，不斷地在變動；也就是說，第八識是會起變化的。我們在這一世所造作的身、口、意三業種

子，一旦成熟，即會感召果報，自作還自受，絲毫不爽！

《太上感應篇》太上曰：「福禍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行善真是條正途，可使生生世世在善循環的軌道中行著。這行善就像是銀行的存款；若平常常存款，當要用時就有可用之款（福份）。古語云：「人為善，福雖未至，禍已遠離；人為惡，禍雖未至，福已遠離。」對有形的東西我們相信「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但對無形的習氣、智慧、思想、福報、業力：等，則為「生就帶來，死也會帶去」，所謂「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本末究竟」，這就是因果不昧的道理，奉勸大家多積功德，少造罪業啊！

一 萬法唯心造 一

三國時代，劉備被呂布搶去了徐州，又被攻占了小沛，逼得無路可走，只好跑到許昌那裡去投靠曹操。一天，曹操派人請劉備到丞相府來，然後就抓著他的手說：

「我對梅子有深厚的感情，那是因為去年征伐張繡的時候發生的事情。當時，烈陽高照，又斷絕了水源，將士們都口乾舌燥，眼冒金星，隊伍是愈來愈凌亂了。眼看大家疲憊不堪，爲了怕影響行程，我便想出了一個計策，指著前面，騙他們說：『這前面不遠處有一片梅林，長滿了酸溜溜的梅子，我們只要趕往那邊，就可以摘梅解渴了。』結果我的將士們聽了這些話，想起梅子的酸味，嘴裡都流出了口水，不再感到口渴了，大家振作

精神，不久就真的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剛才，我看見後園的梅子已經青熟了，不禁想起這些事情來，於是邀你來這裡把玩觀賞，喝酒敘聊。」

附註：看了這則故事，我們不得不佩服曹操的機智。後人讚佩之餘，將這個故事發展的情節，引申成「望梅止渴」的成語，用來譬喻人們用虛假的現象，滿足實際的欲望。這也就是「唯識學」上所說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那麼修行所得之神通，也是「唯心所現」嗎？離心無境，離境無心，所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六種神通，也不能例外。神通是心的變化妙用所使然，離心無神通，離神通無心，心與神通只是體用之別；並非離心別有神通，離神通別有心。是故，修道者若能正見神通乃是心的變化妙用，而能從心性下手，則證成正覺，指日可期！

四祖道信禪師云：「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因此，只要吾人心力夠強，是可以用心造出萬事萬物的！例如：我們凡人起一念想吃蘋果的心，即叫人買來，這也是一種「萬法唯心造」的展現。像天界的天人，就可隨意念隨時變現出東西來，因為，他們的心力夠強，福報夠大，所以可以展現出來。

一切外在境界，都是由自心變現。能起變現作用的這一念心，人人皆有，只因清淨、染污的程度不同，而變現出不同的十法界。十法界並不存在於過去或未來，而在當下這一念心：若起貪心，就墮入餓鬼道；若起瞋心，就墮入地獄道；若起痴心，就墮入畜生道；反之，若起慈悲心，就成了菩薩！端看吾人平常起的是哪一種心念多，就屬於哪一道的眾生。吾人的妄想心，尚且有如此大的力量，若能起一念清淨無染的真心，必能驚天地、

泣鬼神，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



一 高明的父親 一

學生問老師一個生物學上的問題，老師無法回答。在得知學生的父親是生物學家後，就讓他回家問父親。孩子的父親沒有解答，而是寫了一封信，讓孩子帶回學校讓老師為學生解答。孩子的父親無疑是位高明的「老師」，他既為孩子解答了問題，又維護了老師在孩子心中的地位。

我還見過另外一個事例：一個孩子在美術課上畫了一支槍，被美術老師罵了一句「你畫什麼槍，你想當土匪嗎？」

這以後，「土匪」就成了這孩子的綽號。孩子的心受傷害了，從此變得一蹶不振，成績更是一落千丈。孩子父親了解情況後，交給孩子一把玩具手槍和一束鮮花，對孩子說：

「剛才老師來家裡，很為過去的行為感到難過，特地來向你道歉，不巧你不在，這是她給你買的槍和花，希望你原諒她……」

孩子的眼睛一下子濕潤了，馬上變得滿心歡喜。

附註：從此，孩子一改往日的萎靡不振，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也許孩子永遠都不知道，這槍和鮮花都是父親自己買的，老師也沒有來過家，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從此開始振作了。我們當然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遇到賢能的老師，但現實中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孩子「不幸」遇到了「不高明」的老師時，我們一味地埋怨是無濟於事的，最好的辦法是，我們自己做孩子「高明」的老師。

一 文殊捉劍迫佛 一

《大寶積經》在一百零五卷裡說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

昔日世尊在靈山會上說法，有五百菩薩得四禪定，具五神通，然未得無生法忍；他們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世中，作了許多重罪，或殺父、殺母、殺阿羅漢，或毀佛寺、破塔、壞僧。他們還看到有許多的餘報，在後世等著自己來受報，所以在他們的心中，常被這些罪業纏繞著，自心內充滿懷疑，故於甚深的佛法，不能證入。

此時，文殊菩薩知道了他們心中的懷疑和恐懼，承佛威神之力，就在大眾中，偏袒著右肩，手持利劍，直向世尊所在的地方，意欲行逆害。世尊看到這種情形，便大聲地呵斥道：

「汝住！汝住！不應造逆，勿得害我。我必被害，爲善被害。何以故？文殊師利！從本已來，無我、無人、無有丈夫。但是，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彼已害我，即名爲害。」

此時，五百得「宿命智」菩薩，聽了這段對話後，全都頓悟到：「罪性本空，如幻如化」的道理，即速證無生法忍，並異口同聲說偈讚嘆說：

「諸法如幻化，斯由分別起；是中無所有，一切法皆空。

顛倒虛妄想，愚癡取我心；計念我昔愆，所作業中甚。

過去爲大逆，殺父母良田；殺羅漢比丘，是爲極重惡。

以彼惡業故，我當受大苦；沒疑網眾生，聞法悔或除。

大名拔我毒，破散我疑心；我已覺法界，眾惡無所有。

諸佛巧方便，善知我等意；方便度眾生，爲解諸疑縛。

何處有諸佛，法僧亦復然；父母本自無，阿羅漢空寂。

是處無有殺，云何有業果；如幻無所生，諸法性如是。

文殊大智人，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馳逼如來身。

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附註：其實，這是釋迦牟尼佛與文殊師利菩薩，共同合演的一齣戲，來教化這些得五神通的五百菩薩，讓他們能速除心中的塊壘而證得無上佛道。

懺悔的方法有多種，《金光明經文句記》卷三列出三種懺悔，即：

(一)作法懺悔，略稱作法懺。依律之作法而行懺悔。

(二)取相懺悔，略稱取相懺，又作觀相懺悔。即觀想佛之相好等，以為除罪之懺悔。以上兩懺均屬事懺。

(三)無生懺悔，略作無生懺。觀實相之理，念罪體無生之懺悔，此屬理懺。

其中尤其是無生理懺最重要，常言道：「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

亡；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

在《普賢觀經》中也有偈說：「一切業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是故至誠心，懺悔六情根。」若人有過錯而不知「無生理懺」，就會像五百得「宿命智」菩薩一樣，無法證得無生法忍。

此節經文，很容易被人曲解成「今生恣意幹盡傷天害理的事，也毋庸畏懼未來世中，有惡果報的降臨」。為什麼？因為「一切諸法如幻如化，無我無人，為誰殺而受殃？」但此節經文有個前提，「佛言文殊，汝勿害我，若必欲害，應善害。」此中「善害」二字，它的微言大義，猶如《維摩詰所說經》中所說的：「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于地獄，無諸罪

垢；至于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于餓鬼，而具足功德；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為勝。』又云：『示行貪欲，離諸染著；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闕；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因此，菩薩行於非道，不住著非道，一切所作，都能自由自在，無掛無礙；救度一切眾生，而內心無染，圓滿成就無上菩提！



一月亮在看你

從前，某村莊中，有戶貧窮人家，生活很苦，家長爲了省錢，常利用夜晚摸到人家的菜圃裡，偷竊蔬菜。有一天夜裡，這父親又帶著他七歲的小孩，走進別人家的菜圃，想拔些蘿蔔帶回去。當他剛拔了幾條蘿蔔，他的孩子忽然在背後輕聲呼喊：

「唉呦！爸爸，有人在看你！」

他爸爸大驚，賊眼四顧，慌張問道：

「孩子！人在那裡？」

小男孩一邊指著上方，一邊回答：

「爸爸！你瞧，月亮正在看著你哩！不是嗎？」

小男孩的這句話，說得他爸爸愣住了。他徐徐放下了手裡的蘿蔔，後悔的心情，使他難過，也使他歡喜。他默默牽著孩子的手回家去了。一路上，他在想：

「偷盜是很大的罪業，大概是佛菩薩或神明的慈悲，假借孩子的嘴，使我悔悟，使我改過向善吧！」

附註：其實，正道與邪途的分野，只在這一念之間而已！那菜園主人因為菜常被偷採，氣得不得了，心想這小偷太可惡了，一定要將小偷捉起來，就躲在樹後想捉賊。當他看到人影正想出聲叫喊捉賊時，聽到那孩子講的話，一時也愣在那裏；當他抬頭看著月亮，並藉著月光，看到小偷的臉孔時，發現那位小偷是同村裡生活困頓的貧窮人家，他不願再追究了。看著父子倆默默的牽手離開，他又抬頭看了看月亮，默默不語。菜園主人回家後，將看到的事情告訴妻子，妻子對他說：「那月亮不正看著你嗎？」菜園主

人一夜未眠。

隔天中午，菜園主人跑去找那位偷菜的父親說：「某某呀！我家需要人手幫忙，你可不可以來幫忙呀？除了工錢外，還可以給你一些菜拿回家。」對這份既可賺錢又可溫飽一家的的工作，那父親當然滿口答應了。當夜，這位小偷牽著孩子的手，蹲在階上看著月亮，那小男孩說：「唉呦！爸爸！你看月亮在笑哩！」同時，菜園主人也在自宅看著月亮，對著妻子說：「從未曾感覺月亮一直都在看著，看著別人也看著我！看著別人在做什麼事，也看著我如何的反應：唉呦！妳看月亮在笑哩！」

人在做，天在看，俗話說得好：「舉頭三尺有神明。」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做任何事，都可天衣無縫，神不知鬼不覺啊！

一 抱銅柱 一

民國初年，章太炎先生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有幾個小鬼抬著一頂轎子，來接章太炎先生，他直覺地問：

「到那裡去？」

「東嶽大帝請你去當判官。」

「當判官，不就要死了嗎？」

「不會，早晨我們會再送你回來。」

就這樣子，他去了！因為不去也不行。東嶽大帝的判官地位很高，如同現在秘書長一樣；所以，他很忙碌，日夜都不能休息，白天要辦人間的事情，晚上要到鬼道去上班。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地獄裡「炮烙刑」的事，也就是將銅柱燒得通紅，讓人抱上去，這種抱銅柱的刑罰太殘忍了，他建議能否把這種刑罰廢除。東嶽大帝聽了笑一笑地告訴小鬼說：

「你帶判官先生去炮烙刑場參觀一下。」

到了炮烙刑場，什麼也沒看到，於是他覺悟了。原來這是自己業力所變現出來的，章太炎先生沒有這個業力，所以到了刑場看不到「炮烙刑」的事。於是他就不再提這件事了。

附註：「抱銅柱」是邪淫的果報，所以，若有人問：「是否真有地獄？」我們既不能說真有，也不能說沒有。為什麼？因為它是業力變現的；就像吾人作夢一樣，你說夢是有還是沒有？既不能說有，也不能說沒有；當我們了解，地獄的種種刑罰都是自己業力所變現出來的道理之後，對於自己不好

的習氣仍舊不能改正，繼續造作惡業，那麼將來就會感召此惡業所變現出來的境界，真所謂「自作還自受」，絕不是閻羅王變給你受的。由此可知，天上的福報，也不是玉皇大帝建好了，讓我們去享受的，而是吾人善業所感召的善果。當知吾心造作善、惡業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議啊！

《華嚴經》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法華經》也說：「佛心眾生心，一心無二心。」可見眾生心與佛心，力量一樣大。吾人切勿小看我當下的這一念心，天台宗說：「一心十法界」，就是說：吾人的這一念心，可成佛作祖，亦可成餓鬼、成畜生、下地獄，端看我們自己是否願意莊嚴這一念心。

佛陀對我們的恩德無他，就是把這些事實真相告訴我們，吾人當自求多福！

二 同行相嫉 二

在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裡，記載著這麼一個故事：

有一個狐仙，常常跟一些文人雅士一起應酬，但是這個狐仙，他只發出聲音，卻不現形，所以在宴會當中，總會給他留一個座位，連碗筷都會擺在面前。有一次，有人跟他開玩笑說：

「狐仙，你有沒有感到畏懼的事？」

「有。」

「你怕什麼？」

「狐狸。」

大家就笑起來說：

「狐狸跟你是一類的，你怎麼會怕狐狸？」

「同行相嫉。」

附註：嫉妒是由「自私」所產生的一種狹隘的排他和仇他心理。嫉妒的人不能見到別人比他強，只要發現別人比他強，他就眼紅，常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慨，也是一種沒有安全感的表現。

因為嫉妒心作祟，就會時時找對方的麻煩，這就是可怕的地方！如果不是同行，就沒有利害關係，嫉妒心自然不起；若是同行，則有利害衝突，一旦你妨礙到他的利益，他必定想盡種種方法來打擊你、毀謗你，希望把你壓倒，以便提升自己。

上面這個故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還是紀曉嵐用這種方式來提醒世人，我們不必過問，也不必去研究，我們要了解這是事實。不論古今中外，人

類確實是「同行相嫉」。

這在「唯識學」上說，就是「俱生我執」中的我愛、我見、我痴、我慢在作祟，如果能夠常修「普賢十大願行」中的「隨喜功德」、「恆順眾生」，則可逐漸調伏我執之心，進而能以「布施、愛語、利他、同事」等四攝法，感動同行人，才能轉成「同行攜手合作」，共創美好的未來，成就無上菩提！



一一朝風月一一

馬祖道一禪師病得很重，寺院管理人來探病，問他身體如何？馬祖說：

「日面佛！月面佛！」

據說：日面佛的壽命是一千八百歲，月面佛的壽命只有一天一夜。「日面佛！月面佛！」的公案頗有意思！你說我馬上就要因病過世也可以，說我活得無止無盡也可以，說我是什麼就是什麼。對禪師和悟者而言，他們的心胸非常開朗豁達，任何時、地都很安穩自在，如滿山繁華、一片織錦，又如山中澗水、明湛清澈。

附註：在人生的旅程中，繁葉蕭瑟，起起落落是很尋常的，而且是不斷地在上下

演著。只要我們心中有智慧，不自我作繭、自我困擾、自我菲薄，且能把自我看淡、放下，在任何時間、空間，對任何人事物都不加入主觀的自我意識，這時人間處處可以看到「本地風光」；處處充滿了活活潑潑、自自然然，以及歡歡喜喜、快快樂樂的生命意義，這就是佛對我們「處處在說法」，無言勝有言。因此，蘇東坡先生才說「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豈非妙法身」！

佛是無處不在的，不僅僅在吾人心中，甚至世界上的萬事萬物裡，佛的精神都在其中；只要我們心中有智慧、慈悲，則當我們看到一粒沙、一枝草、一棵樹時，我們都會體悟佛陀（正在對我們演說）「實相無相無不相」的無言妙法，正所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是也。

一 拾得大士趣聞 一

話說唐朝豐干禪師，有一次遊松林，漫步在天台縣赤城山的道路上，突然聽到小孩的啼哭聲，尋聲找去，原來是一個小男孩，相貌清秀奇特。禪師就問在附近牧牛的人，是否知道是誰家的孩子，結果沒有一個人知道，問小孩自己，卻回答：

「我沒有家，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麼？」

於是禪師把幼童帶回國清寺，交給典座師，等候家長來認領。但是過了很久，還是不見有人來領回，禪師只好命手下的知庫僧靈熠照顧他。因為他是豐干禪師撿回來的，所以大家都叫他「拾得」。

拾得漸漸地長大了，典座師就讓他管理食堂和香燈。有一天，忽然看見他登

上大座，與佛像對面盤坐而食；又衝著憍陳如尊者的泥塑像，大言不慚地譏笑他是「小果聲聞」，還舉著筷子開懷大笑，旁若無人。上座師於是罷去了他佛堂上的職務，讓他到廚房內擔任洗碗盤等的雜務事，他每次都把堂上吃剩的渣滓，用一個竹筒裝起來，等寒山來，就讓他背回去。他有時也會自言自語地說：

「我有明珠一顆，埋在心頭暗處中，可惜沒有人能識得！」

大家都笑他是個痴呆的孩子。

有一陣子，廚房中的食物，每天都有烏鴉來偷吃，搞得狼籍不堪，拾得就拿了一支棍子，到伽藍殿中，打了護法神二、三下，責備他們說：

「你們接受出家人的供養，守護佛寺清淨道場，卻不管寺裡的事情，讓食物被烏鴉吃得一塌糊塗，如何當得起伽藍的職司？」

這天夜裡，全寺僧眾都夢到伽藍神向他們訴苦，說拾得打他們。

拾得有時也在莊上放牛，吟嘯歌詠，悠遊自得。有一天，正是寺裡舉行「布

薩」(就是在六齋日，持誦戒律來增長善法，謂之布薩)之日，眾僧正在說戒，法事也正作得熱鬧時，不料拾得趕牛到堂前，站在門口，拍手大笑道：

「那輪迴生死，前程悠悠的眾生，正在這裡聚頭哩！」

主持戒律的首座和尚聽到後，不禁怒斥他說：

「你怎麼這樣瘋狂，竟敢在這裡喧嘩破壞說戒？」

但是拾得卻笑著說：

「無瞋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首座和尚出門要打發拾得趕牛出去。拾得回答說：

「我並不放牛啊！這群牛前生都是本寺值事大德，都有法號，不信你叫喚牠

們，牠們都會應聲的。」

於是拾得一一叫喚那些牛，先叫：

「前生律師弘靖站出來吧！」

一頭白牛應一聲出來了。又叫：

「前生典座光超站出來吧！」

一頭黑牛應聲出來了。又叫：

「直歲靖本站出來吧！」

一頭牯牛應聲出來了。又叫：

「前生知客法忠出來吧！」

又是一頭牯牛應聲出來。這時候，拾得牽了這頭牛對牠告誡說：

「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生，你今招此咎，怨恨於何人？佛力雖然大，你卻辜負佛恩！」

全寺僧眾，這時無不驚訝錯愕，都稱歎菩薩來到了人間，咸自反省，改往修來，並編了實錄，寫在大殿牆上供一般善信看，以茲惕勵。

拾得自從閩丘胤太守來參拜以後，就同寒山攜著手，走出寺院隱跡不見了。

附註：據說：寒山是文殊菩薩化身，而拾得則是普賢菩薩化身，兩尊大士，在人世間共演一場真實的因果輪迴劇，現身說法教化頑劣的娑婆眾生，聞者若不知懺悔，實在有虧大士來走這一遭。

此外，寒山還問拾得，有什麼處世的秘訣，可以躲過別人惡意的糾纏呢？拾得就告訴他說：「我曾經看過彌勒菩薩偈，你且聽我念來，偈子是這樣說的：

老拙穿破襖，淡飯腹中飽；補破好遮寒，萬事隨緣了。

有人罵老拙，老拙只說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

涕唾在面上，隨他自乾了；我也省氣力，他也無煩惱。

這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若知這消息，何愁道不了？

人弱心不弱，人貧道不貧；一心要修行，常在道中辦。

世人愛榮華，我不爭場面；名利總成空，貪心無屢足。
金銀積如山，難買無常限；古今多少人，那個活幾千。
這個逞英雄，那個做好漢；看看兩鬢白，年年容顏變。
日月像拋梭，光陰如射箭；不久病來侵，低頭暗嗟嘆。
自想年少時，不把修行辦；得病想回頭，閻王無轉限。
馬上放下手，趕緊未為晚；也不論是非，也不把家辦；
也不爭人我，也不做好漢。罵著也不較，問著如啞漢；
打著也不理，推著渾身轉。也不怕人笑，也不做臉面；
幾年兒女債，撥開不再見。好個爭外利，轉眼荒郊伴；
我看世上人，都是精扯淡。勸君即回頭，單把修行幹；
做個大丈夫，一刀截兩斷。跳出紅火坑，做個清涼漢；
悟得真常理，日月為鄰伴。」

一 誰有資格住茅蓬閉關

在蓮池大師的《竹窗隨筆》中，有一則故事令人深省。

蓮池大師曾認識一位老法師，這位老法師年輕時，獨自一人住在山上的茅蓬裡，生活簡單，一心修行，幾年下來，的確修得很不錯！信徒們見他道行頗高，便集資在都市裡建了一個道場，禮請他當住持；然而自從他下山，與五欲六塵接觸之後，修行就退轉了。

蓮池大師曾以善巧方便的比喻來提醒他道：

「過去有一位法師，獨居山中養道，自以為修得很不錯，可以接受信徒的禮拜供養。於是回到五花八門、擾攘的社會裡，做起弘法利生的工作。然而沒多久，他的心靈就被凡塵的欲望污染了。這說明住山不是初學人可以做的，初學人

沒有斷一品見思煩惱，就去山上住茅蓬閉關，沒有經過現實生活的考驗，表面上看來好像修得不錯，但一出關，回到現實社會，馬上就變形了。因此，有資格山居住茅蓬閉關的是什麼人呢？唯有已經得定開慧之人，才有資格！」

附註：古人所謂「大隱在市，小隱在山。」換句話說，最初修行時要在何處修？

在五欲六塵中修，是非人我、名聞利養、財色名食睡，關關都要通過，真正做到「外不著相、內不動心」，不管任何境界出現在面前，內心絕不受誘惑，如《六祖壇經》所說：「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又說：「外於善惡一切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能夠有此坐禪的定功，才有資格在山上住茅蓬閉關；假若自己的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時，都無法控制，內心還會隨著外境搖動，起種種分別執著，那表示自己內修功夫還不夠，還得勤加努力，用功辦道才行！

一心燈

以前有一個小尼姑去見師父：

「師父！我看破紅塵，遁入空門已經多年，每天在這青山白雲之間，茹素禮佛，暮鼓晨鐘，經讀得愈多，心中的俗念不但不減，反而增加，一直無法悟道，怎麼辦呢？」

師父就指點她道：

「點一盞燈，使它非但能照亮你，而且不會留下自己的身影，你就可以開悟了——。」

轉眼間幾十年過去了，有一所尼姑庵遠近馳名，大家都稱之為「萬燈庵」，因為庵中點滿了成千上萬的燈，人走入其間，彷彿步入一片燈海，燦爛輝煌，這

所「萬燈庵」的住持，就是當年的小尼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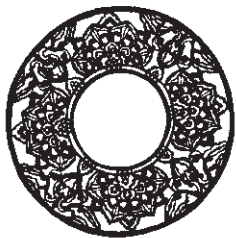
此時的小尼姑年事已高，擁有上百的徒弟，但是她仍然不快樂。她依然記得當年師父指點她的那句話，這些年來，雖然她一直在參，然而無論怎麼參，就是參不透師父的那句話。

她曾經把燈放在腳邊，懸在頂上，乃至如現在將庵中點滿燈，形成一片燈海，依然能見得到自己的影子；甚至可以說，燈愈亮，影子愈顯，燈愈多，影子愈多。她困惑了，但如今已經沒有師父可以幫她解答這個問題了。不久，她便圓寂了，據說在她圓寂前一刻，她終於悟道了！

附註：悟道的那一天，她並不是在萬燈之間，找到她一生尋求的東西，而是當她躺在黑暗的庵房裡，她才領悟到：

一個人僅管身外的成就再高，卻只是一堆虛名而已；就好比室中燈火再

亮，卻只能生成身後的影子。假若我們不能看破這些虛名，那麼它就會如影隨形般地，在我們的生活中形成許多煩惱障，使我們不能解脫自在。唯有一個方法可以讓這虛幻的影子消失——放下一切執著，讓自己心中皎然澄澈，毫無掛礙！只有從自己內心所發出的心光，才能徹底地照見宇宙萬物，而無任何的影子存在。



一 貪圖享受 一

從前安世高法師到中國來弘法，坐船經過湖南洞庭湖時，遇到他過去生的同參道友法行法師，他已墮落在畜生道做蟒蛇，且在洞庭湖邊廟宇當神，每天來往的商船很多，都會來祭拜，福報很大。安世高法師知道牠在此地做神，就到牠的廟裡對牠說：

「老同學，我曾經勸你要戒除瞋恨心，否則會墮入惡道；結果你不聽，現在遭受惡報了，但我還是履行諾言來度你。」

於是安世高法師就為牠誦經、念咒；法事結束之後，便對牠說：

「你出來讓大家看看。」

這位蛇神不好意思出來，牠說：

「我很難看，很難看。」

「不要緊，讓大家看看，不但能令大家種善根，且能消除你的業障。我們前世是老同學，今天我特來度你，你不現出原形，我怎麼度你？」

牠就從佛龕慢慢地爬出來，原來是一條大蟒蛇。安世高法師再度為牠念咒，這條蟒蛇就往生了，以後這個村莊就稱為「蛇村」。

當安世高法師坐船要去南昌時，在船上看到一位穿白衣服的人，向他拜了三拜，然後升空而去。安世高告訴旁邊的人說：

「剛才來拜我的，就是這個蛇神，他已經往生忉利天了。我們要知道，替別人超度，最大的力量只能將他超度到忉利天；至於夜摩天以上，則一定要靠被超度者自己修行的功夫，若自己沒有任何禪定力，單靠別人超度是去不了的。」

有人問：

「你和你的同學從前在一起修行，爲何你證果了，他卻墮落到畜生道？」

「我這個同學過去世明經好施，有一次托鉢時，看見飯菜不太好，就起了瞋恨心，覺得自己修行不錯，也做了不少功德，卻得不到好的供養，因爲這個原因而墮入畜生道。因爲他前世是講經說法的法師，通達教理；又因他歡喜布施，福報很大，所以他能在畜生道做蛇神，而且有求必應，非常靈驗，故香火鼎盛。」

附註：比丘有三種意義：謂怖魔、破惡、乞士。佛陀在世時，規定出家弟子，要過著「乞士」的生活；在吃飯的時候，要全部出來托鉢乞食。「乞士」的意思就是不能蓄存許多東西，只能有三衣一鉢，生活要求出三界、了生死；內趣佛法，以養慧命，外食眾生供養之食，以養身體，絕不可貪圖享受，因食物不好而起瞋心。如故事中的法行法師，雖然常行布施又能講經



說法，功德很大，但因著相修行，未能證空，以致貪圖供養，且對自己的修行起貢高我慢心，因此遭受三惡道之報，吾等修行人，當引以為戒。

一 曬蠟燭的香燈師 一

民國初年，浙江某個道場，有一位專管大殿燒香、點蠟燭、添油燈的香燈師——慧明法師；他為人忠厚老實，有位同參見他老實可欺，就故意捉弄他，跟他說：

「香燈師！那些蠟燭放在裡面太久了，都長霉了！」

「那怎麼辦？」

「拿出去曬曬太陽嘛！」

慧明法師毫不懷疑，就把蠟燭搬到戶外去曬，豈知蠟燭一曬都融化了；晚上殿時，沒有蠟燭點燈，只好把曬過的蠟燭芯點上。住持老和尚一看這種情形，就搖頭說道：

「明天起，你就不要做香燈師了！」

慧明問住持：

「不作香燈師，要作什麼？」

住持反問他：

「你最想作什麼？」

「我最想當法師，講經說法給大眾聽！」

「好！你到寧波阿育王寺去拜佛舍利，拜到佛舍利放光與你相應時，你就可以講經說法了！」

「請問住持，一天要拜多少拜才夠？」

「每天最少要三千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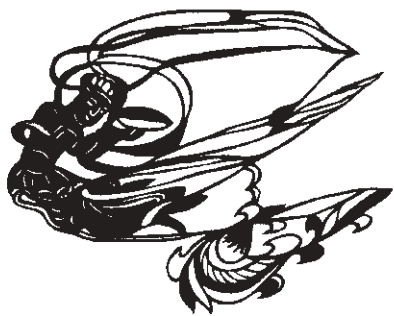
慧明法師就告別住持，前往阿育王寺，每天規規矩矩地禮拜佛陀舍利三千拜，拜到累了，即倒在蒲團上睡著，醒來再拜，這樣日夜不停地拜了三年，他悟

了。他本來不認識字，經也看不懂；悟了以後，竟能作詩、作偈，且能講經說法，口若懸河，滔滔不絕！

附註：《大日經疏》卷四，在總結弟子十德時，提到「然此所說弟子十德，若兼備者，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但使偏有所長，堪可一匠成者，即應攝受耳。」意思是說：十德具足的弟子，甚為希有，攝取自不待言；然而即使未能兼備十德，而只偏具一、二德，且堪能以此偏少之德，造就成材者，即應攝受之。

如佛陀的弟子周利槃陀迦，雖秉性魯鈍愚笨，然其心是正直的，所謂「直心是道場」，故能完全聽從佛陀的教導，信心堅定，天天專心誠意唸誦佛陀所教授的「掃帚」二字，唸了三年，把心中所有的見惑、思惑等塵勞煩惱，掃得乾乾淨淨，終於證得阿羅漢果；慧明法師的直心與真誠亦復如

是。由此可見修行無他，只要一心向道，真誠到極點，必定得三寶加持，感應通達，即可得定、開智慧。



一 智慧與迷信 一

下了一場非常大的雨，洪水開始淹沒城市，一個法師在佛堂裡祈禱，眼看洪水已經淹到他的身體了，突然一個救生員駕著小艇跟法師說：

「法師！快！快上來！不然洪水會把你淹死的！」

法師說：

「不！我要守著我的法堂！我深信玉皇大帝會來救我的！」

過了不久，洪水已經淹過法師的頭了，法師只好勉強站在桌子上。這時又一個警察開著小艇跟法師說：

「法師！快！快上來！不然洪水會把你淹死的！」

這位法師仍舊說：

「不！我要守著我的佛堂！我深信玉皇大帝會來救我的！」

又過了一會兒，洪水已經把佛堂淹沒了，法師只好抓著佛堂頂端的支架。一架直昇機緩緩飛過來，丟下繩梯之後，飛行員大叫：

「法師！快！快上來！不然洪水會把你淹死的！」

法師還是意志很堅定的說：

「不！我深信玉皇大帝會來救我的！」

最後，法師就被淹死了……

法師上了天堂後，見了玉皇大帝就很生氣的問：

「你是怎麼搞的呀？這樣你的子民還會相信你嗎？」

玉皇大帝說：

「你到底想怎麼樣嘛？我已經派了兩艘小艇和一架直昇機去救你了，難道你要航空母艦才坐呀？」……

附註：文中法師堅信玉皇天帝會拯救他，因此，他期待神蹟；而玉皇大帝也確實想盡辦法要救他，只是所用的方式和這位法師想像或執著的不一樣。由這個故事，讓我們反省：是不是我們常常用自己的價值觀硬套在別人身上？我們希望對方這麼做，我們要求對方那麼做，或者應該說，我們以為對方應該怎麼做；然而我們卻沒有體會到，對方其實都在做了，對方早已經在付出了，只是表達的方式不一樣而已。可見，人與人之間常因為彼此的行為模式不同，造成雙方的誤解；因此，對於別人不合己意的行為，我們應該多一份體諒與包容，《六祖壇經》說：「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若人人都能如此，家庭必圓滿，社會必安定，國家必昌盛。

一 以平等心善待每一個眾生 一

有一個和尚勤習佛法，被人誣告到皇帝那裡，稱他的言論觸犯了國法。皇帝閱狀，立即命令將和尚抓來，問道：

「你寫的佛書有言：『若唸觀音，臨刃不傷。』好吧！現在我給你七天的時間，讓你好好地唸觀音，期限一到，即綁赴刑場問斬，看看刀子砍得進砍不進！」

和尚被帶到獄中，滿心憂慮，天天唸誦觀音菩薩聖號，祈禱菩薩顯靈；在刑期快到的前一天，和尚突然大徹大悟，已無怕死的念頭了。七天刑期滿時，和尚被帶到刑場，皇帝親自來監斬，笑著對和尚說：

「你唸的觀音顯靈了嗎？」

和尚彎腰說道：

「和尚七天以來，不唸觀音，唯唸陛下。」

皇帝驚訝道：

「朕詔令你唸觀音，你為何不唸，反而唸陛下呢？」

和尚不慌不忙地回答：

「陛下就是觀音菩薩，所以我唯唸陛下。」

皇帝哈哈一笑，就把和尚放了。

附註：唸觀音菩薩聖號，真能臨刃不傷嗎？如果你把觀音當做偶像來唸誦，並無法幫你擋住惡運；而是當你以平等心，把每一個人都當做「觀音菩薩」來善待時，則任何人都無法傷得了你！

《六祖壇經》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又說：「菩提只向

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迷人唸佛求生西方，悟人但自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可見佛經中所謂「念佛或菩薩聖號一聲，能消八萬劫生死重罪」，是必須以清淨心來唸，也就是要以平等無分別心來唸佛，才可達此不可思議的功效，因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吾人若以為在己心之外，別有佛、菩薩可唸、可求，則永遠無法得到佛法的受用。誠如《六祖壇經》所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是彌陀。」我們切勿將諸佛菩薩當成外面的偶像來崇拜，否則與心外求法的外道有何差別？

一 佛陀的耕耘 一

有一天，佛陀來到農莊，許多人都恭敬地供養他。只有一個生性固執的農人，非常氣憤佛陀的不勞而獲，他很生氣地對佛陀說：

「我們平時勤勞耕種，才有今天的收穫，你為什麼不學我們耕種呢？」

佛陀和氣地回答說：

「這位長者！我也是在耕耘著！」

農人聽了，覺得莫名其妙，就問：

「你是農夫嗎？那你的耕牛、種子和田地在那裡呢？」

佛陀向他解釋道：

「眾生的心地，就是我的田地；八正道是我的種子；精進是我的耕牛。我在

眾生的心地撒下八正道的種子，我勤力耕耘他們的心地，使他們拔除煩惱，得到安樂。」

農人聽後才明白過來，立刻向佛陀懺悔，並拿出上好的飯菜來供養佛陀。他說道：

「佛陀！請接受我的供養吧！您已經耕耘我的心田，種下善良的種子，我將有幸福的收穫。」

附註：佛經上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也就是說，佛陀對我們的教誨，不外是要我們從「心地上」下手。《蘇悉地經》卷中云：「如世尊說，諸法行中，心為其首。」又《八識規矩頌》在說明第六意識的業用時，說：「動身發語獨為最，引滿能招業力牽。」可見吾人的身、語、意三業，以意業為主導，吾人一切善惡業，皆根源於此第六意

識。因此，首先要使吾人的內心，不受外面六塵所染，進而開啟吾人本具的「自性清淨心」，此一切眾生本具的清淨心，具足如來的一切功德寶藏，我們若能如實觀察，明了證知，即可證得無上菩提。因此，佛陀講經四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都是在教導吾人耕耘自己的這塊「心田」，使令吾人「心田不長無明草，覺苑常開智慧花」！

無形的種子未必不能播種，無物的收穫未必不是豐收。耕耘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農田耕種，心靈上的耕耘更勝於外在物質的耕耘，而且收穫的將是無價的心性果實。

一 人 心

三名外出遊學的武當派弟子，在泰山看到當地一家幾近荒廢的武當武館，不知是誰提出問題：

「這武當派武館爲什麼會如此荒廢不堪？」

大師兄說：

「必是師父無創意，所以武藝故步自封。」

二師兄說：

「必是弟子不勤，所以武館不修。」

三師弟說：

「必是師父年紀老邁，所以後繼無人。」

三人爭執不下，最後決定留下來各盡所能。於是大師兄閉關苦練絕世武功；二師兄整理武館事務；三師弟負責招收新血。從此練武弟子漸盛，舊武館換了新貌。大師兄高興地說：

「都是我閉關練武，所以不停有新招式，才能吸收徒弟上山學藝。」

二師兄說：

「都因為我能勤加管理，才能使館務周全，武館才能有所發展。」

三師弟說：

「因有我到處勸世奔走，廣攬徒弟，所以弟子才能大量增多。」

三人日夜爭執不休，館裡的盛況又逐漸消失了。各奔東西的那一天，他們總算得出一致的結論：這武館的荒廢，既非武功無創意，也非弟子不勤習武，更非後繼無人，而是師兄弟不睦所致。

附註：世間上，想成就事業的條件，最重要的就是人心，「人心所向，眾志成城」，具有這種凝聚力，事業必然會成功。所謂「成也人心，敗也人心；得也人心，失也人心。」一切的成敗得失，只在人心，人心齊，泰山移。

猶如民主國家的選舉，「民意如流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今日的掌聲，是來自人民對你政見的認同，若不努力實現政見，必定換來他日的噓聲，要你下台負責；成功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必是明察人民心聲於秋毫，順應民意，一鼓作氣，才能「移轉乾坤」，成就大事業，可見「人心」最為重要。

一 觀念決定苦樂 一

有一個男人，爲了參加明天的小學同學會，特地上街買了一條新長褲。

他回家穿上後，卻發覺長度多了十公分，於是請求媽媽替他改短。媽媽說：

「兒子！我今天身體不太舒服，想早一點休息，明天再幫你改！」

於是他改請求太太替他改。太太說：

「老公！我今天還有許多家事要做，今晚沒有時間幫你改！」

於是他改請求女兒替他改。女兒說：

「爸爸！我今晚跟男朋友約好要去跳舞，沒有時間幫您改！」

他想：既然如此，明天穿舊的長褲去參加同學會也無妨！

當天晚上，他的媽媽心想：

「兒子平時對我很孝順，他開口要求總不好拒絕他。」

於是，起來替兒子改長褲，剪短了十公分。他的太太稍晚做完家事，心想：

「老公平時很有耐心，今天他是不會縫針線才開口要求，總不好拒絕他。」

於是替先生改長褲，剪短了十公分。他的女兒晚上回來，心想：

「爸爸不阻止我去跳舞，實在是開明的老爸，今天實在應該替他修改長褲。」

於是替爸爸改長褲，剪短了十公分。

第二天早上，三個女人分別告訴男主人此事。他一試長褲，已經變成吊腳褲了。他的反應是……哈哈一笑，說：

「我一定要穿去給同學看，告訴他們，我的媽媽、太太、和女兒對我有多好！」

結果，老同學們一致稱讚他家庭經營成功。他的媽媽、太太、和女兒也都很

高興。

附註：如果您是故事中的男人或女人，當下您會做何反應？「哈哈一笑」抑或「破口大罵」？人，面對外人時，總是可以表現得雍容大度、心平氣和；但面對自己最親近的家人，卻往往一點小事就足以皺起眉頭，甚至出言傷害對方。

如果形容人類是一種「出門高 \square ○，回家低 \square ○」的動物，我想一點兒也不誇張，讓我們多拿出一點耐心與幽默感給家人吧！否則不但自己不會快樂，連家人也會遭殃，不是嗎？

一 人生，該是加法 一

有一個年輕人，大學畢業後報考研究所，並同時應徵了一份非常嚮往的工作。然而，似乎天不從人願，他不但研究所沒有考上，原先嚮往的工作也沒有錄取，還跟女朋友分手。他受不了精神上的打擊，整個人變得極為憂鬱、退縮；好朋友介紹他去向一位心理治療師求助。他憂愁地說：

「我沒考上研究所，想要的工作沒錄取，連女朋友也告吹了，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在跟治療師傾訴完自己的不幸之後，治療師耐心且微笑地問了他幾個問題：

「怎麼會什麼都沒有呢？想一想，五年前的你，有大學文憑嗎？」

「沒有。」

「對！所以，現在的你，比起五年前，多了一張大學文憑！」

「五年前的你，有一技之長嗎？」

「沒有。」

「所以，現在的你，至少在工作實力上，比起五年前要好很多！」

「五年前，你有跟你剛分手的女朋友在一起嗎？」

「也沒有。」

「所以，現在的你也沒有比以前慘，不但如此，你還在大學裡交到了一群死

黨！」

接著，治療師用一種興奮的口氣對他說：

「想一想，這五年來你不但沒有失去很多，反而得到了很多，你的生命中，多了很多原本沒有的東西！可見，你的收穫多麼大啊！」

年輕人頓時豁然開朗。

附註：其實，又何止是這個年輕人呢？人，往往很容易把焦點專注在自己所「失去」的東西，常喜歡用『減法』來看待自己的人生。然而，人生該是『加法』！我們應該多用『加法』的角度來看自己的生活；多看自己所「得到」的，少看自己所錯失的，如此，必會讓您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驚喜與感動。很多人都會陷入『減法』的人生觀，以至於現代人的憂鬱症狀越趨嚴重；甚至憂鬱症還被「世界衛生組織」(WHO)預言為人類「二十一世紀第三大疾病」！此現象的嚴重性可見一般。

人生沒有太多的應該，只有感恩；人生沒有太多的擔心，只有放下；人生沒有太多的等待，只有把握現在！

一業力

有一天，佛陀同弟子出遊，正巧遇到有人在為親人的過世舉辦超渡大會。弟子問說：

「人死後為他唸經超渡，真的能使他升入天堂嗎？」

這時，佛陀剛好走到井邊，便隨手在地上撿起一顆石子，扔入井中，然後對著跟隨的弟子說：

「你們將這口井圍起來，對著井口唸經，看看是否能使那顆石子浮上井面來？」

弟子們面色都很凝重，心想：

「石頭已經落入井中，又如何能靠唸經，讓它浮出井面來呢？」

佛陀笑著說：

「落到井裡的石頭，是因為它自己的重力使然，怎能靠唸經的力量，讓它浮出水面呢？」

佛陀接著說：

「人能否升入天堂，是靠他有生之年為善為惡的業因使然，死後為之唸再多的經，也無法滅除他生前的罪惡啊！」

附註：「業」為造作之義，意謂行為、所作、行動、意志等身心活動，或單由意志所引生之身心生活。若與因果關係結合，則指由過去行為延續下來所形成之力量。若造善惡之業，其後必招感相應之苦樂果報（異熟）。以有業因，故招感業果；若非善非惡之無記業，則無招果之力。

「業」有種種分類，但整體而言，吾人一生之果報完全由業來引導，此即

引業（牽引業、總報業、引因），其具有強烈的作用力，可支配吾人生於人、畜生等六趣。至於形成人界等個體，其諸根、形量、色力、莊嚴、富貴、貧賤等各個不同之區別，則由滿業（圓滿業、別報業）來引導。引業之果報稱總報，滿業之果報稱別報，以上二業合稱總別二業。

善惡之業有生起苦樂果之力用，稱為「業力」。一切苦樂之果皆因「業力」所致，故通常有「業力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之語。有部《毘奈耶》卷四十六云：「不思議業力，雖遠必相牽；果報成熟時，求避終難脫。」

人的業因，乃日積月累所成，而每個人的造化，也是如此！常言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此一觀念，可作為人類朝向未來努力之根據。

一 皮肉骨髓 一

菩提達摩要坐化前，召集弟子們說：

「我的壽命快到了！坐化之前，我想考察一下你們的禪法修為到底如何，請你們將自己所悟到的，說給我聽聽！」

菩提達摩手下的四大弟子聽後，便紛紛發表看法。弟子道副首先站起來說：「我們應該不執著文字，也不捨棄文字，而是應該把文字當作求道的工具。

這是我悟到的，老師以為如何？」

菩提達摩微笑著說：

「你只得到了我的皮。」

弟子尼總持一見到道副不行，便連忙站起來說：

「依我所了解，就像阿難看到了阿閼佛國，一見之後便再也見不著了。」

菩提達摩也微笑著說：

「你只得到了我的肉。」

弟子道育隨後起來說：

「地、水、火、風本來是空的，眼、耳、鼻、舌、身也非實有，整個世界無

一法可得。」

菩提達摩回答：

「你只得到了我的骨。」

輪到最後的弟子慧可了，只見他站起身來，向菩提達摩三拜行禮，然後便站著不動了。菩提達摩哈哈大笑，說：

「你已得到了我的髓。」

於是，慧可便成為禪宗的二祖，接替菩提達摩進行傳法的工作。

附註：有些事情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正如老子所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能夠用言語表達出來的「道」，就不是「常道」。

又如《維摩詰經》「入不二法門品」中，記載文殊師利等三十二菩薩與維摩詰居士，談論有關「入不二法門」之問答。諸菩薩對生滅、善惡等相對原理，各提出超越此類相對問題之絕對答案；最後，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不應。文殊曰：「善哉善哉！無有文字言語，是真不二法門也。」文殊師利認為無言無說，無示無識者為不二法門；對此，維摩詰唯以沈默不語，顯示「入不二法門」。其與此篇故事中

的慧可，只向菩提達摩三禮拜，然後默不作聲，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法鼓震三千一

在《虛雲老和尚年譜》裡，曾記載著虛雲老和尚經常打坐，在不知不覺中就入定了，每每一出定，都是一個星期或十幾天以上。有一年過年時，他在自己的小茅蓬裡煮芋頭，在爐邊待熟時，不覺便入定境。新春期間，附近同修未見他的蹤影，便到茅蓬來向他拜年，在門外扣柴扉呼叫，未見回應，便進入棚裡，才發現他在定中，於是就拿引磬在他耳朵邊輕敲一下，請老和尚出定。出定後看到有人來，老和尚就說：

「你來得正好，我剛剛煮芋頭，應該熟了，我們一起來用餐吧！」

打開鍋蓋一看，芋頭已長滿了霉，兩人同感詫異，老和尚問明這天的日期之後，說：

「不會吧！我覺得才十幾分鐘。」

他在定中感覺十幾分鐘，實際上已過了二十多天。

還有一次，他在定中到了兜率內院，聽彌勒菩薩講經說法，他坐在前面的座位，阿難尊者當維那，還看到幾位已經往生的老法師也在座。這就說明，他雖然坐在此地如如不動，但是，他能接收到三千大千世界之內的影像及音聲，確實「法鼓震三千」。這就是靠禪定的清淨心，才能如此。可見，十方諸佛菩薩無時無刻不在說法，色相、音聲周遍法界，何止三千？但是，虛雲老和尚的能力並不是很大，只能接受三千大千世界之內的，三千大千世界之外的，就沒聽他講過了。

附註：在《佛說阿難分別經》卷一中，阿難墮淚說：「佛恩非不大，罪由眾生故，法鼓震三千，如何不得聞？世濁多惡人，倒見墮顛倒。」

佛在講經說法時，也常有六種震動，如《新華嚴經》卷十六，則舉出「六種震動」包含：動、起、涌、震、吼、擊（搖）等六相，各相復分小、中、大等三種，故計有十八相。

十方諸佛菩薩無時無刻不在說法，法界也常在六種震動，為什麼我們聽不到、感覺不到呢？原因就在眾生無始劫以來，妄想執著，習氣深重，令心雜染散亂，不能清淨一如。猶如某電台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廣播節目，若收音機的頻率與該電台不相符，當然就收不到它的廣播節目。

我們若能了知自心本來清淨，不向外馳求，回光返照，一念不生，自然本性智光遍照法界，即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聞。

一一報還一報

日本有一位高僧一休和尚，他的道德、戒行、學說，都令人感佩不已，所以人人都稱他作活佛。

有一位住在海濱的漁翁，因善於捕魚而致富，而且還生了一個眉清目秀、活潑可愛的聰明兒子。他的兒子在學讀書時，是一位優等生，然而在小學畢業的那一年，卻不幸死亡了。那對漁翁夫妻十分痛心，想起心愛的兒子，不知死後魂歸何處？便到一休和尚的寺裡，請求和尚為兒子超拔。一休和尚聽後便開口說道：

「你要我為你兒子超度，我願意，可是我到你家時，我要你怎樣作，你便要怎樣作，若有一句一字不能答應的話，那我就去了。」

漁翁深信一休和尚的人格，絕對不會有無理的要求，便一口答應。超度那一

天，一休和尚便命漁翁，安排一艘小船，將其兒子的死屍裝在船上，還帶著他們的親戚，一同到外海去。船到深海時，一休和尚便說：

「你們快將那孩子的死屍，丟到海裡去。」

漁翁聽到一休和尚的話，真是萬箭穿心，千萬個捨不得，但先前已答應過一休和尚，一切要照吩咐去作。爲要實行自己的諾言，只好忍痛將愛兒的死體，拋到深海裡去。回到家中，漁翁夫妻便請和尚高高坐著，然後恭恭敬敬地向和尚頂禮，隨即請教和尚說：

「師父啊！我夫妻倆膝下只有這個寶貝兒子，現在死了，我們非常捨不得，所以禮請和尚爲我兒子超度，可是和尚卻叫我們將他的屍體拋入大海，這種超度法，我未曾見過；不知道我那心愛的兒子，能不能得到超度？祈請師父開示。」

一休聽了漁翁的話以後，便對他說：

「漁翁！你因為看到我將你的愛兒屍體拋入大海，所以起了疑心，這也難怪！因為你不明白因果報應的原理，現在我說給你聽，你就明白了。」

漁翁謝了和尚，便坐在一邊，靜靜地聽著。一休和尚說：

「佛在《地藏經》「如來讚歎品」第六說：『或取病人可愛之物，或衣服寶貝、花園舍宅，對病人前，高聲唱言：我某甲等，為是病人，對經像前，捨諸等物，或供養經像，或造佛菩薩形像，或造塔寺，或燃油燈，或施常住，如是三白病人，遣令聞知。假令諸識分散，至氣盡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來，但高聲白，高聲讀經，是人命終之後，宿殃重罪，至于五無間罪，永得解脫。』今日你能聽我的話，將你的愛子的屍體，投入海中，汝兒必定往生無疑。這怎麼說呢？因為你的愛兒，自出生以來，所用的、所食的，以及種種的用途，都是海中諸魚的性命所換來的，所以今天將汝兒的肉，還於諸魚的眷屬，以免欠他們的宿債。」

漁翁聽了一休和尚說了此段「一報還一報」的真理後，心開意解，當即叩謝和尚，之後一休和尚也就告別漁翁回寺去了。漁翁當晚在床上翻來覆去，心想著愛兒，總是不能入睡，在似睡未睡時，看見他的愛子，笑容可掬地來對漁翁說：

「父親呀！你的兒子今天幸蒙一休和尚的做爲，又蒙和尚的功德力，身心清淨，得超昇淨土。」言訖而沒。

漁翁醒時，大大的歡喜，跑到寺裡去，叩謝一休和尚；從此，更深信佛法，篤信三寶，成爲一位佛教的大護法。

附註：壽命的長短與財富、地位、學識、美醜等無關。可是跟「慈悲心」卻大有關係，俗話說：「仁者壽」一點也不錯，宅心仁厚、寬以待人，一定會有好報。今生長壽的人，一定是過去世或今世慈愛動物的結果；今生短命的人，必然是前世或今生殺害動物的結果。

今生慈悲行善而短命的人，乃是因為他前世所造的惡業先結果，而今生的善業剛種下去不久，尚未結果的緣故。行善而遭到惡報，應趕快懺悔過去世的惡業，而不可怨天尤人，告訴他人說「行善沒好報」。

我們需要了解「心地」的原理，譬如我們墾地播種花的種子時，為什麼雜草會先長出來呢？因為地裡面先前就藏有雜草的種子，否則雜草怎麼會那麼快長出來呢？

故事中的漁翁，因為殺生太多，而果報顯現在兒子身上，所以八正道中的「正命」，即在告誡我們，不要從事與殺、盜、淫、妄、酒有關的行業，否則業報會快速累積，極易受現世報，因此，懇請大家在從事各行各業時，務必要謹慎三思！

一 多頭魚 一

有一次，佛陀有事要進毗舍利城，經過犁越河時，遠遠地聽到人聲鼎沸，原來有一群漁民，用網捕到一條大魚，五百多人竟然拉不上來。所以他們又召喚那些牧羊的人和種田的人，總共一千多人一起拉網，才將這條魚拉上來。誰知拉上來的這條魚，竟然有一百多個頭，而且種類俱全，有：豺、狼、虎、豹、牛、羊、豬、狗、驢、駝、獐、鹿、猴、狸、貓、鼠等各類家畜、野獸的頭。

佛陀來到這條怪魚的面前，因佛陀有「宿命通」力，能照徹這條怪魚的宿命，便開口問牠：

「你是迦毗離嗎？」

怪魚居然說人話答應道：

「我的確是迦毗離。」

弟子阿難合掌問佛：

「此條魚以何因緣生此怪相？」

佛陀回答阿難說：

「以前有一位婆羅門，生育了一個男孩，取名為迦毗離，因迦毗離聰明博學，性情曠達。一天，他的母親問他說：『孩子，你這麼聰明博學，世上還有誰能勝過你呢？』他回答說：『有，佛門弟子。』母親說：『你為何不去修習佛法，讓自己更精進呢？』於是，迦毗離奉母親之命，就去學習佛門義理，而且全部通曉。但當他與和尚們談論佛法時，誰如果應答不出來，他就斥罵這些人——『你們這些蠢材，就跟畜牲一樣，還學習什麼佛法。』由於他用各種動物的頭來辱罵那些人，好比罵人笨得像豬頭、笨得像牛頭——等，因此得此報應，輪迴後，這百獸的頭就全部長在他身上

了，他也就成了這條百頭魚。」

捕魚人、牧羊人們聽了佛陀這些話，感慨輪迴之苦，有很多人願跟隨佛陀出家，佛陀都答應了。阿難和眾僧聽了佛陀的話，心中感歎地說：

「以後言語不能不謹慎啊！」

附註：用粗惡的語言來毀辱他人，或用惡毒的語言詛咒他人，都是屬惡口業。

常人多患惡口罵人，且傷人父母祖宗三代，是為大惡口。經云：「犯惡口者，當受畜生果報。」故不惡口而出言慈和，可積德成善，為人所敬愛。在生活中，那些喜歡對別人吹毛求疵，對生活抱怨不休的人，在採取這些行為的同時，他們自己也勢必會遭受生活的懲罰。

又常聽人說：某人「口惡心善」。其實，身口二業均由意念主導，若沒有惡念，怎會有惡言、惡行？在《唯識學》上所謂「唯心所現，唯識所

變。」、「種子生現行，現行薰種子。」即是此意。由歷史上，佛印與蘇東坡的對談機鋒，亦可了知佛印內心見分清淨無染，故看出去的相分，都是清淨佛；蘇東坡內心則污穢不堪，故看佛印象一坨屎。因此，我們若對周遭的人、事、物，心懷不滿，甚至惡意批評、誹謗、仇恨，吃虧的往往是我們自己，該懺悔的也是我們自己。

《六祖壇經》上說：「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卻在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所有外境本來清淨一如，只因我們自己起了煩惱心、分別心，才有「我是他非」的一切幻境出現，因此問題出在我們自己本身，而不是別人啊！戒之！慎之！省之！

一 禮拜六方 一

黎明時分，佛陀入城。途中看到一名男子尸迦羅越，向著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禮拜著。佛陀問他爲什麼要這麼做？尸迦羅越對佛陀說：

「每天向六方禮拜，是家族傳下來的習慣，據說這樣做，上天會賜予我們家族幸福。」

佛陀慈祥地對他說：

「我也有六種禮敬的方法：

一、向東方時是「禮敬父母」：父母生育、養育我們，好比太陽日出東方，長養一切萬物，故做兒子的要孝養、順從，討父母歡喜、安慰父母，這是爲人處世的根本。

二、向南方時是「尊敬師長」：南方是火方，是吾人修行、增長智慧之所，師長則是吾人啓蒙的依靠，故做學生的要敬重師長，接受教導，才能開啓人生的智慧。

三、向西方時是「善待妻子」：西方是日落之處，好比家庭是吾人的歸宿，故夫妻要互相敬愛，同心協力建立美滿幸福的家庭生活。

四、向北方時是「誠待朋友」：北方代表成辦一切萬事之所，世間一切事業的成功，需賴朋友的幫助，故對待朋友要誠實、互敬，才能立足於社會，成就事業。

五、向上方時是「好施僧眾」：世間上方是尊位，故吾等尊稱出家師父爲「某某上人」，出家修行人，用功辦道，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是吾輩凡人的典範，能夠供養布施僧人，福報很大，故對待僧人要布施、恭敬，才能令佛法久住，福慧增長。

六、向下方時是「體恤下人」：下方代表卑下的地位，好比世間做卑微職業的人，或傭僕或從事苦力者，假若沒有他們辛苦的付出勞力，社會上很多事業和家庭，也無法獲得成功和安樂，故對待下人要寬大，不要令他過分疲倦，才能創造輝煌的事業和快樂的人生。

這六種人，是我們生活中的中心人物，和他們相處得融洽，就會有快樂的家庭和美滿的人生。單是禮拜六方，而不知其真實義，實在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

尸迦羅越聽了很高興，就皈依佛陀了。

附註：這是《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中所說的主要大意。佛陀只是把尸迦羅越的六方「無意義」的禮拜，轉成一項「有意義」的禮拜；如此一個有幫助性的建議、或是一句感激的話、或是一段順路的搭載、以及一次及時性的

提示，便可讓他人獲得快樂與幸福。這樣的小舉動，你就能把你心中的好意，傳送到另一個人的心裡。

我們在禮佛時，也一樣，心中除了要體會：「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此道場如帝珠，釋迦如來影現中，我今影現如來前，頭面接足皈命禮。」外，還要觀想：「不只是我一個人，在禮拜，我的背後還有一群人，包括一切累劫冤親債主、十方罪苦眾生，在我的帶領下，也一同跟我向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禮拜著」，那麼你的這一拜，就會轉成很有意義的禮拜了！正如前面故事中，一個動作的「轉念」，所顯現的情境，是大大不同於前，其影響力，更是非同小可。可見，「能悟」處處都是佛法啊！

一 不語禪 一

以前有一個和尚，法號就叫做「不語禪」。他之所以不語，是因他知之甚少。來人問禪時，他全憑侍者代答。有一天，侍者外出化緣了，恰逢有一位雲遊道士來拜教。道士問：

「何爲佛？」

不語禪哪裡能答，只是東瞅西看。道士又問：

「何爲法？」

不語禪不語，只得看上看下。道士又問：

「何爲僧？」

不語禪無奈，閉眼不語。道士又接著問：

「何爲加持？」

不語禪急得兩手直擺。道士滿意地頂禮而去，路上遇到侍者，就高興地告訴他說：

「我已見過長老了，向他問『佛』時，他東張西望，意思是人有東西，佛無南北；問『法』時，他看上看下，意思是佛法平等，沒有高下；問『僧』時，他閉上眼睛，意思是白雲深處臥，便是一高僧；問『加持』時，他伸出手來，意思是引渡眾生，大師真是明心見性啊！」

侍者們回到寺院，不語禪就大罵：

「你們都跑到哪裡去了？怎麼不來幫我。哎！不知從哪裡來了一個道士，他問『佛』，我東看不見你們，西看不見你們；他問『法』，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問『僧』，我沒辦法，只得閉上眼睛；他又問『加持』，我慚愧無比，心想：我諸事不知，還做什麼長老，不如伸手去當叫化子罷

了。」

附註：所謂禪者，離文字相，離語言相，離心緣相。用言教說法，離禪很遠。因為禪不可說，能說的都不是禪。「言語道斷」，這是歷代祖師的信條。自古以來，只要談禪，開口便打。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佛陀卻說：「我沒有說過一個字。」這不是說謊，這是真實。因為，真理本來如此，你說了「不增」，未說「不減」。能在言語說法之外會得自性，就是禪。

儒家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上面所說的不語禪禪師，是真的不懂禪；倒是那位道士，還有些禪機，在誤打誤撞中，自我體會出「禪味」來。所以，治學與修行貴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懂裝懂，不學無術，故作高深，佛門淨地尚且有此事，更何況凡入俗世



呢！

一山中無衲子，朝中無宰相一

以前有一位宰相，因膝下無子，所以與夫人連袂微服來到一間人稱很靈驗的送子觀音寺來拜拜，祈求早日能有個兒子承歡膝下，他還特地向觀世音菩薩說明：

「如果觀世音菩薩能賜我一個兒子，我一定會好好栽培他，讓他能成爲國家的棟樑，或可接替我這個宰相的職位，爲天下蒼生謀更多的福利。」

宰相突然聽到身邊也有了一個人，同他一樣喃喃自語地祈求菩薩賜給他一個兒子，轉頭一看，正是市場殺豬的屠夫。宰相心想：

「這就看菩薩靈驗不靈驗了！」

一年過去了，宰相夫人的肚子仍舊沒消息。因此，他偕同夫人再次來到觀音

寺祈求子祠，碰巧又遇上那位屠夫，他們夫妻倆是來向觀音菩薩答謝：兒子滿月了。宰相看到了，很不是滋味，爲什麼我的虔誠祈求力，竟然會輸給一位殺豬的。於是他更加虔誠地祈求觀世音菩薩能送給他一個兒子。第三年又過去了，夫人的肚子仍舊沒有消息。這次宰相又同夫人再次造訪觀音寺，無巧不成書，殺豬兩夫婦也帶著會走路的兒子一齊來拜觀世音。這次，宰相動了一個不好的念頭：

「觀世音菩薩！我這次是最後一次祈求您，若我夫人再沒有消息，就叫人拆了您這間寺廟！」

沒想到這個不好的念頭，被有修有證的住持和尚知道了，住持和尚趕緊披衣搭具出來迎接宰相夫婦，請到方丈室內，住持和尚委婉地說：

「宰相大人！您有所不知，殺豬夫婦求一個兒子，很容易就可找到投胎的中陰身；可是宰相您要找的兒子，是一位能考得上狀元，以後又要能當宰相的，坦白說很不容易找，我寺中算來算去，也只有大徒弟勉強可以充數，

因爲他還有一品欲界思惑未斷，若您願意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明年或可能有個兒子。」

宰相夫婦高興地連忙起座做揖，懇求住持和尚教他們秘訣，只見和尚在宰相夫婦耳邊嘖哩咕嚕了一陣子，宰相夫婦連連點頭稱是，就回家了。宰相夫婦選了這個月的十五日，敲鑼打鼓，旗幟鮮明地來到觀音寺拜拜，因爲鑼鼓喧天，在內殿修行的大徒弟聽到了，問左右僧人，今天爲何如此喧鬧，左右答說：

「是當今宰相夫婦來寺裡上香。」

大徒弟也起了好奇心，跟隨著大眾來看熱鬧，當他看到宰相的排場與威風，心中突然生起一念的貪愛；哪知修行人心念很強，一起念頭時，神識就已入胎矣！

來年宰相一家人來寺裡答謝方丈時，方丈瞧著小孩，見其習性，確實有大徒弟的影子在。

附註：《六祖壇經》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恰如覓兔角。」可見修行要在世間，離開世間法，就沒有佛法。菩薩修行，雖不求世間的人天福報，但亦不捨離世間。唯有在世間雜染中，才能鍛鍊自己的道心，培養自己的悲心；尤其愈是苦難的眾生，菩薩愈發心去度化他們，好比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

大修行人，由於累劫累世積行福德智慧資糧，故福報很大，若入世，可當轉輪聖王或宰相、王公貴族；若出世，則可成為一代祖師，度化無量無邊眾生。

一個國家的興衰，與當朝主政者的德行息息相關；若其國君以仁政治國，此時大菩薩必受感召而應化世間，輔佐此仁君治理國政，弘揚佛法、教化人心，使得國泰民安。故事中的大徒弟，平日在山中修行有成，今日才能

應機轉世為宰相，來輔佐仁君，利益眾生。真所謂「山中無衲子，朝中無宰相」也。



十法界簡介

十 法 界	(覺) 四聖	大乘	佛	圓滿菩薩行、一切佛皆成	福慧具足	覺行圓滿	無上	阿耨多羅	
			菩薩	發心名菩薩、衆生最上首、世出世功德、悉由菩薩有	悲智雙運				
		小乘	緣覺	一切行無常、說諸受皆苦、緣此生厭離、向於解脫道	由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	覺他 自覺	正遍等 正覺	三藐	
			聲聞		四果 阿羅漢 三果 阿那含 二果 斯陀含 初果 須陀洹				三菩提
	(迷) 六凡 (三界、五趣、九地)	無色界	三	天	身勝壽亦勝 樂勝定亦勝	非想非非想處天 (非想非非想處地)			
						無所有處天 (無所有處地)			
		識無邊處天 (識無邊處地)							
		空無邊處天 (空無邊處地)							
		色界	善			四禪天 (捨念清淨地) 9層天			
						三禪天 (離喜妙樂地) 3層天			
欲界 (五趣雜居地)	道	二禪天 (定生喜樂地) 3層天							
		初禪天 (離生喜樂地) 3層天							
空居天		他化自在天 化樂天 兜率天 夜摩天							
地居天		忉利天 (卅三天) 四大天王							
人		人中苦樂雜，升沉之樞紐；憶梵行勤勇，三事勝諸天。							
(阿修羅)		福多瞋亦多，不足為天人。							
畜生		畜生種種異，吞噉驅使苦。							
餓鬼		餓鬼常飢渴，不淨以為食。							
地獄		大地獄極熱，近邊遍遊歷，八寒及孤獨，是諸苦中極。							